



储安平

欧行杂记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ISBN 978-7-5110-1491-7



9 787511 014917 >

定价：19.80元



080

欧行杂记

储安平 著

韩 戍 编



IPG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行杂记/储安平著;韩成编. —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3.9

(海豚书馆)

ISBN 978-7-5110-1491-7

I. ①欧… II. ①储… ②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3382号

书 名: 欧行杂记
作 者: 储安平
编 者: 韩 成

责任编辑: 郝付云 慕君黎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4.875
字 数: 65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491-7
定 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韩 戊

储安平（一九〇九至一九六六？），江苏宜兴人，著名报人。一九三二年毕业于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一九三三年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一九三六年随中国奥运代表团前往柏林采访第十一届奥运会，随后留英，入爱丁堡大学。一九三七年春，从爱丁堡大学退学，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自修。一九三八年春归国，任《中央日报》主笔。一九四〇年任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兼新闻专修班教员。一九四一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公民训育系副教授、教授。一九四五年在重庆主编《客观》周刊。次年赴上海，创办《观察》周刊。一九四九

年后历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一九六六年神秘失踪，生死不明。

储安平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主编《观察》周刊时期，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办刊宗旨，集合国内百余位一流知识分子，批评政府，针砭时弊，将《观察》打造为战后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舆论阵地，创造了中国言论史上著名的“储安平时代”。储安平不仅是一个政论家，还是一个散文家。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期间，受徐志摩影响而逐步走上文学道路，在《新月》上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散文。担任《中央日报》编辑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说谎者》。尽管他出于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和责任，逐步疏远文学而亲近政治，希望通过舆论来促进中国的进步，但始终没有忘情于文学，尤其喜欢写作游记。他在光华读书期间，就写过两万余字的《北行散记》，连载于一九三一年的《申报·青年园地》。采访奥运和留学英伦期间，撰有三万余字的《欧行杂记》和一万余字的《英

居漫记》，刊于一九三六年的《中央日报·贡献》。一九四九年又写过近二十万字的《东北参观报告》，少量章节发表于复刊后的《观察》，其余似已亡佚。一九五〇年代以后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游历新疆，撰有《新疆新面貌》和《玛纳斯河垦区》，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书选取的是储安平留学时期的两种游记《欧行杂记》和《英居漫记》。

《欧行杂记》原载《中央日报·贡献》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共三辑二十八篇。第一辑以优美的文笔记述他离开故土的难舍之情，涉及留学申请、家事安排、工作交代等事宜。本辑还收录有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给储安平的一封信，叮嘱其留学的注意事项，是研究吴稚晖与储安平关系的重要文献。第二部分写从上海到威尼斯一路海行的所观所感，描写了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孟买、苏伊士运河和开罗等地的风土人情。储安平随从中国奥运代表团赴欧，本辑还记载了奥运代表团的船上生活，对诸如代表团的组织、规则，

成员的生活起居、日常活动等都有生动描写，是研究中国近代体育史的重要材料。第三辑写他采访柏林奥运结束后，由德去英国留学一路艰辛的旅途经过。

《英居漫记》原载《中央日报·贡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共十六篇。储安平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在伦敦、爱丁堡两地的生活情况。这部分除了记述储安平留学异乡孤寂无聊的思想状态和艰苦的生活经历外，透露出最主要的信息是他的留学情况。目前关于储安平留英，最流行的说法是，他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工党理论家拉斯基。但是，通过《英居漫记》我们得知，储安平首先进入的是位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攻读历史学。不久，因为爱丁堡气候寒冷、学校课程无聊、留学生“完全是华侨的势力”而退学，前往伦敦大学自修（其事见《夏鼐日记》卷二，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八十八页）。即使在伦敦大学，储安平亦没有进入政治经济学院或修读

政治学，因其在回国后的履历注明学历为：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历史系。（仍属自修性质，未真正入学。其事见《中国留英同学录》，一九四三年石印本，第二十四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与储安平几乎同时留英、师从拉斯基的龚祥瑞在回忆录中说道：“对储安平没有认识。”（《盲人奥里翁》，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一九九页。）由此更可确认，储安平与拉斯基没有师生关系。

这两种游记兼具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就前者而言，这些游记文字鲜活、叙事生动，充分体现了作为“新月派”后起之秀的储安平的文学功底。尤其是《我要向莽原里飞》《九月二十七日》（即《爱丁堡暮思》）两篇，恰如其分地展现出储安平对自身的期许和不凡抱负，名列现代优秀散文佳作亦当之无愧。就后者而言，由于目前对储安平早年的情况还不够清楚，这些游记明确记录了他留学时期的生活情况和思想状态，实为了解储安平生平与思想的宝贵资料。鉴于其包含丰富的文献价值，今将其整理出版，以供广大储安平研究者和对储安平感兴

趣的读者参考。

最后对本书文章的增补、整理情况略作说明。《英居漫记》为日记形式，为尊重历史原貌，以日期为题，未另行命名。其中第十五篇《九月二十七日》原题《爱丁堡暮思》，载《中央日报·贡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本不属于《英居漫记》系列，考虑到文章非常精彩，且体例和写作时间相近，发表报刊相同，文末标有日期，为保存文献故，特收入《英居漫记》。《英居漫记》中部分章节由黎晓玲整理。

二〇一三年春于沪上樱桃河畔

“海豚书馆”编委会

总策划：沈昌文 陆 灏

橙色系列（文学原创）主编：孙甘露

蓝色系列（海外文学）主编：董 桥

红色系列（文艺拾遗）主编：陈子善

灰色系列（学术原创）顾问：葛兆光

绿色系列（学术钩沉）主编：傅 杰

紫色系列（翻译小品）主编：陆谷孙

朱绩崧

编辑室成员：俞晓群 吕 晖

于浩杰 李忠孝

郝付云 张 镛

慕君黎



已出版图书目录

编 号	书 名	作 者
001	《刹那》	周夢蝶
002	《远游·鹅肝·松露》	林行止
003	《墨影呈祥》	董 桥
004	《离魂》	张大春
005	《我书》	傅月庵
006	《孽海花闲话》	冒鹤亭
007	《八十回忆》	熊式一
008	《甘雨胡同六号》	南 星
009	《遗珠》	周鍊霞
010	《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	宋春舫
011	《骄傲的皮匠》	王安忆
012	《变》	莫 言
013	《蒙娜丽莎的微笑》	格 非
014	《长江为何如此远》	林 白
015	《玫瑰的岁月》	叶兆言
016	《汉石经斋文存》	徐森玉
017	《占卜的源流》	容肇祖

- | | | | |
|-----|--------------|--------------|---|
| 019 | 《中国坐椅习俗》 | 翁同文 | |
| 020 | 《汉字史话》 | 李孝定 | |
| 021 | 《人文·民主·思想》 | 余英时 | |
| 022 | 《本无畛域——书评七篇》 | 葛兆光 | |
| 024 |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 | 杨国强 | |
| 025 | 《吴大澂和他的拓工》 | 白谦慎 | |
| 026 | 《岭南本草新录》 | 刘克襄 | |
| 027 | 《遍地神迹》 | 唐 诺 | |
| 028 | 《我与大千居士》 | 周士心 | |
| 029 | 《爱玲小馆》 | 刘绍铭 | |
| 031 | 《胡诌诗集》 | [英] 爱德华·李尔 | 著 |
| | | 陆谷孙 | 译 |
| 034 | 《法朗士私记》 | [法] 让-雅克·白罗松 | 著 |
| | | 施康强 | 译 |
| 036 | 《武侠丛谈》 | 钱基博 | |
| 037 | 《文学演讲集》 | 梅光迪 | |
| 038 | 《东西两场访书记》 | 扈 彭 | |
| 039 | 《兰生弟的日记》 | 徐祖正 | |
| 040 | 《高罗佩事辑》 | 严晓星 | 编 |
| 041 | 《周一良读书题记》 | 周一良 | |
| 043 | 《中国历史上的纪年》 | 刘乃和 | |
| 046 | 《坐忘斋新旧录》 | 姚 克 | |
| 047 | 《山水人物印象记》 | 熊佛西 | |

048	《缘法》	纪果庵
049	《衣羽》	王莹
050	《艺苑琐话》	郑秉珊
051	《香草营》	苏童
052	《赶马的老三》	韩少功
053	《模范青年》	阿乙
054	《声音低回》	方方
055	《现代一女性》	艾霞
056	《李长吉评传》	朱英诞
057	《朴园日记》	朱省斋
058	《人海闲话》	傅芸子
059	《艺苑交游记》	倪貽德
060	《霜红室随笔》	叶灵凤
066	《蓬庐絮语》	陈子展
067	《女人心》	袁牧之
068	《世载堂杂忆续篇》	刘禺生
069	《题跋古今》	顾公硕
070	《民国古琴随笔集》	严晓星 编
071	《话说格林》	恺蒂
076	《作家笔会》	柯灵 编
077	《南国梦》	黄裳 黄宗江
078	《过来人言》	刘廷芳
079	《鸥夷室文钞》	范烟桥
080	《欧行杂记》	储安平
081	《落花牛船》	沈圣时

目 录

欧行杂记

第一辑 序记 (3)

- 一 我要向莽原里飞 (3)
- 二 吴稚晖先生的一封信 (10)
- 三 离别南京 (17)

第二辑 从上海到威尼斯 (20)

- 一 启行 (20)
- 二 香港 (22)
- 三 海风 (26)
- 四 新嘉坡 (27)
- 五 侨胞热烈的欢迎 (29)
- 六 星洲日报 (30)
- 七 晕船的味儿 (32)
- 八 晕船的防止 (35)
- 九 哥伦布 (37)
- 十 孟买 (41)
- 十一 马苏华 (44)

- 十二 过苏彝士运河 (46)
- 十三 坡赛 (48)
- 十四 早操 (50)
- 十五 船中杂项 (52)
- 十六 海行告终 (62)
- 第三辑 从柏林到伦敦 (65)
- 一 离德之前 (65)
- 二 别矣柏林 (69)
- 三 向陌生的世界里闯去 (71)
- 四 一个德国人 (72)
- 五 在口痕 (74)
- 六 在阿克 (76)
- 七 比境杂事 (78)
- 八 到奥斯登 (81)
- 九 海峡一夜 (83)
- 十 查验护照 (85)
- 十一 一只照相机的厄运 (87)
- 十二 从杜佛向伦敦进发 (92)

英居漫记

- 一 八月十九日 (97)
- 二 八月二十日 (102)

- 三 八月二十一日 (105)
- 四 八月二十二日 (107)
- 五 八月二十三日 (110)
- 六 九月四日 (112)
- 七 九月五日 (114)
- 八 九月十日 (116)
- 九 九月十六日 (118)
- 十 九月十八日 (120)
- 十一 九月十九日 (122)
- 十二 九月二十日 (124)
- 十三 九月二十三日 (127)
- 十四 九月二十四日 (129)
- 十五 九月二十七日 (131)
- 十六 九月二十九日 (135)

欧行杂记

第一辑 序记

一 我要向莽原里飞

朋友，我真的走成了！这不是梦，这是现实。当我踏上了康梯浮地号（S.s Conte Verde）时，我真有一股说不出的亢奋，像在安慰自己，又像在报答自己。

回想这两年来，婚后两年来，就生活而言，我得率直的招供，我实在是已经很满足的，不论精神的或物质的我对于这最近两年来的生活，并没有感到任何一点遗憾。我有可以过得去的收入，足以维持一个宁静的家庭。我租的房子十分理想，

除了起居间、吃饭间、洗澡间、书房、下房等，我和露西还可以每人有自己的一间卧室。就可惜我不忍多化钱，所以没有一点合适的家具。我顶爱那一间小书房，在窗口直对紫金山。我领略全部园子的结构。在夜晚，我捻亮了那只壁灯，我爱在那一半有些倾斜的天花板下默坐一回。有一阵子，我在那稍微有些倾斜的天花板下搁了一架行军床，我就爱躺在那行军床上，和坐在沙发上的朋友，随意聊天。我喜欢这风趣，喜欢这寂静的一角。

我们这园子在南京是少有的。我这样说，乃是指能够租到有这样大园子的房子，在南京没有第二家。我们的房东是一个有声望的大学教授，房东太太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三十岁左右的妇人。这两口子待我们真不坏。这园子一共有十亩开阔，有整洁的水泥走道，有平坦的碧绿的草地，有密茂的名种花木。露西一有空，就带了她的小英英小德德在草地上散步。我们吃得不顶浪费，但也不顶坏。我们从不将我们的金钱荒唐在无谓的消

耗上，我们偶尔去看几次电影。

我对于我的工作极有兴趣。我上报馆的时间在晚上，但当晚饭没有开的时候，我的心神可已飞到了我的编辑室里。我每天都祈望夜晚的到临，为的我可以在编辑室里的桌子上收到无数封书信和稿件。这已不是单纯的一种“职业”，我的职业和我的兴趣早就打成了一片。我并且可以对着上帝说：“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不负责过。”原来“负责”已经成为我做人的基本精神。我每天清理完了我的事务，我就感到愉快，感到轻松。要不是我就感到不安，感到沉重。报馆简直成了我第二个家庭，公事就是我顶融和的兄弟。在我工作时，我整个的身心在我的工作上。我工作完毕了，我就回到家庭，让我的心灵归宿在一个温和的小窠里。

露西的趣味和我相近，她爱好文艺。她虽然还没有深沉的造诣，但是有许多地方她都能了解。夫同妻是两个人，世界上两个人永远是两个人。两个人永远不会变成一个人。假如你一定希望两

个人变成一个人，那你准得失望，准得幻灭，准得灰心苦痛。夫妻用不着有完全相同的学识、见解和嗜好。夫妻两人只要彼此的趣味不太相反，不太远就够了。我们都接近文艺，都有相仿的人生憧憬，都相当了解人间的艰困，所以我们的感情上彼此均甚融洽。这两年来，她从一个华富安逸的环境里走到另一个朴素清苦的环境里，她居然能够适应这一个新环境。这两年来，她的文笔又居然有很良好的进步，进步到几可自立。这些都使我安慰。我还得恭维几句我两个孩子，他们都可爱，脸上没有一点凶恶卑鄙的光彩，正像他们的父亲在小时候一样。

在这样一个生活里，一个家庭里，我还需要什么？是的，朋友，我并没有说不满足，但是我还是要变换我的方向，还是要暂时离开我的家庭。我要这样，说得小气些，那因为我是一个男子，说得庄重些，那因为我是一个“人”。我有我更大的企望，我有更无边际的贪求，我有我更野漠荒蛮的生力！我从小就在江湖上飘忽，在那不规则

的旋律里息落，二十多年的零丁的遭遇，使我孕育成一份奔放的性格。我爱在苍茫里索摸，我爱在无可挣扎的境遇里挣扎，我爱向渺无边涯的天空冲去。我要飞，我要尽情的放脱我的灵性，我要毫不顾忌的在莽原里来去自如。我需要温柔，但我不愿永远跌落在温柔里面！我接受爱情，但我不愿永远做爱情的俘虏。我满足这生活，但我不愿受生活的支配安排。我不做生活的奴隶，我要做生活的主人。当我站到这高高的甲板上，我只觉得凉畅，只觉得豪放，我觉得我的灵府里已渗入了一些新的力量。我获得了一次再生的机缘，我已添了两扇翅膀，两条野腿，我新长了无数条臂膀，我的耳鼓特别敏捷，我的眼睛变得出奇的明爽。我要听一听这宇宙的声籁，我要一眼看到这地球的边缘。我要让我的心神与自然交合，闯进了自然再去做自然的主宰。

是的，朋友，我不否认我曾经有过一阵子感觉到有一点轻微的怅惘。在我动身的前一晚，有两个朋友准得要我上惠尔康吃饭。我平时顶爱吃

西餐，可是这一晚，我无理由的想再吃一顿中国饭。我在上海已经打扰得他们太多，我实在不愿意他们再破费。再说我住的德邻公寓，一角客饭已经够好，要不成，大家都叫一客五角的，一定吃得十分饱满。可是到头我推却不了他们的盛意，拉拉牵牵的给他们推上了汽车。这一晚我的感情里就有一点不大自然。

临动身的一天早上，我也有一点感伤。我五点半就醒了，我睁着眼睛看露西，我想到我要经过一段遥长的时间再能看见她。她睡得太好，太甜。她没有听到我低微的呼唤，她没有听到我出自心府的一片祈祷，她那时忘了她的安平在几小时后就离开她，要经过一段遥长的时期再能飞回家。天花板上倒垂的那支圆灯，映在玻璃窗上，就好像有一个憔悴的月亮，躲在窗外垂帘的后面一样。我在那样宁静的空气里梳理着自己的呼吸。我要获得镇定，然而我却不能压制我真实的感情。我低微的呼唤：“爱，你醒吧，你明天再多睡一忽儿吧。”我到头将她叫醒了过来。

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这条康梯浮地号，我又恢复了我的雄心。我看到有多少人在拭泪，在低泣，我却变得若无其事。我看着悬梯吊了起来，我看着船身一寸一寸的离开码头，我要变得刚强，甚至可以说是残忍，我要让自己在东西南北奔，我要让自己在一个圈圈一个圈圈里磨练。

不怕寒酸，这一个企念我已经有了五六个年头。可是一个穷书生哪儿筹得到这一笔大款子，但我不失望。我对于任何事都不失望。我有一份不可摇撼的信心：事由人为。我对于任何事都觉得总有办法。有多少次计划失败，我不悲观，我们应当乐观、沉静，在乐观沉静里有我们的世界。在无数次的等待里，这次我到头走成了！

我这次能够成行，自然完全靠几位长者的帮助和鼓励，容恕我不在这儿将他们的名字写下来。他们的名字不用印在这纸面上，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印在我的心版上。我感谢他们热心的培植，我永远不忘他们这一次可感的成全。

二 吴稚晖先生的一封信

关于抵英后的种种情形，我曾请教过许多前辈，其中吴稚晖给我的教导，尤为详细。我不仅感谢他，并且佩服他，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者，还肯为一个后生小子，戴起眼镜来，用蝇头小字，写一封几千字长的信。我在一九三二年秋天，在庚桑洞后洞的楼上养病，闲中曾写下一点芜杂的感想，那部稿子就在今年四月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名《给弟弟们的信》。这书名是开明书店给我加上去的。那部稿子，吴老先生也曾给我通头仔细看过，并且加注了不少可贵的按语。这次，他知道我即将赴英，又写了封长信指示我许多地方。其中顶重要的一点，就是劝我到英国后不要就进学校，先弄语言。他的指示极是，我心中也本有这个意思，现在决定到英之后，不进学校，且住半年再说。

吴老先生的见解不仅远大切实，并且他的笔风口吻也是向来极幽默洒脱的。他的话是好话，

他的信是好信。我现在将他的信抄录在这儿，他这封信将使我这册《欧行杂记》增光不少。

……先生破釜沉舟，将为海外孤注之一掷，此弟不胜其欣仰，亦即弟等旧日哄动俭学，三十年来之素旨。当时弟之议论尤离奇。昔贤有云：“缓事急做，急事缓做。”当恐闲中易惰，忙中易错之故。弟即袭其词而为之语曰：“好事坏做，坏事好做。”愤慨世人嫖赌吃着，则勇气百倍，抛妻弃子，鬻田售产，毫不吝惜。凡其不敢嫖赌吃着，兢兢自守者，反一失业则戚戚以忧，一冒险则惶惶以惧，欲其杀身成仁，反有所踌躇，一朝闷损，则又开旅社，购安眠药水而自杀，绝不反顾。何甚好事不肯坏做，坏事不肯好做？！故弟当时怂恿人之俭学，每告人曰：足下真正愿学者，何不效恶人赴赌场，竟窃取家中财物契据，当质以成行哉？曾有一泰兴朱君（此人现在武大当教授）当时学于交大，一文不名，随弟赴英，彼初去虽欣然，后忧无钱，当时戚戚，弟告之

曰：子亦熟于伦敦之情况矣。朝起走大街，家置垃圾桶于门前，淘败物者至夥，每一桶皆有绝好吃剩之面包，我等倘一朝绝粮，即可早晨走大街，淘较好之面包，纳入大衣袋。上午赴公园草地上酣眠半日，起赴图书馆看书报，饥则淘面包食之。至夜九时顷，图书馆关门，即坐泰晤士江边之公凳上，随诸穷人斜倚假寐，警察覘状，未平卧，亦无如之何。

朱君大怒，以为如此亦何生趣。弟则诘之曰：“与其流落上海，亦何如流落伦敦。但吾见亦多矣。穷愁而出者，无不体面而归。只要归时皮箱少购几只，亦可少减昔年闹穷之躁。盖当时国中舆论，若使留学生饿死在外，则国家社会皆有责任。故官吏亲戚朋友，皇皇然救济。虽一方面谩骂吴稚晖等驱少年客死他乡，一方面仍负责救济。所以穷光蛋而出者，皆官费生而归。唯国内今日提议，仍冒险而出，则官吏恶之，亲友掩耳而不欲闻，恐出而受累也。当时之情状如此，故不肯冒险之人，皆痴

子也。今则情形已大异于昔，然官吏仍恐其溢出，多方限制之。亲友亦仍畏之如虎，恐异日受累。但偶有漏网而出者，如先生等以大学毕业之资格，而资格无可限，否则声言游历，亦不能禁，严格的验资，亦做不到，如是漏网而出，出国一二年，苟有校书证明，公使不能不加旁证，而救济仍不能不应酬，全费或津贴，则看当时情形，然终不能一毛不拔，即亲友以将饿死闻，亦不能不少通财也。情形虽异于前，然大段相同之（中略）。

先生之行，弟望冒险赶紧实行，临别赠言，则据二十年之旁观经验，有可做乌菟之采者，则：初去之一年，最好不必急急入校。住在一不见中国人之家中，或蹩脚私校。（不是去学，去听话。）先把言语弄得纯熟，于是一帆风顺，将来出路有路，头头是道，终身受用。此以不与中国人来往为第一要义。先生如喜与同国志士上下议论，且以为万一经费不继，可以通财，其实此为梦想。习话最要是

初到，初到马马虎虎了，以后即终身整整脚脚。因为半年一整脚，必然弄得很僵，从此无勇气改正。万不可听了从前的谬论，以为学话须跟上等人家，宜学上等话，不知此乃十分错误。上等与不上等，全靠其人之本身，其人本为上等者，尽管与下等人相处，决不会在大庭广众中，发鄙背之词。（其人亦有之，但此等人本是愚弟子耳，先生必无虑之。）试问哪家的孩子，不从丫头老妈学会了说话？到大来，还是上等者上等，下等者下等。弟特为此贡献者，尤其为我等无钱之人，挟了这种谬说，必罗掘负债，多付房饭钱，强住上等人家，所得无多，而一切顾全体面，所负极重。且说话之用，必应酬于四面八方，上下周旋，方为灵便。若只与一二上等人或校中大教授讲话，不经种种色色之接谈，则耳朵为之不灵。现任铨叙部部长石蘅青，说话特有聪明，彼从法国因偷窃海军秘闻，（此体面事，故述之。）被放至英，仅仅半年，已能酬应。弟曾与同街车至

五里外，彼在车上与种种人攀话者十九次，所言止是天气好么，你到过中国没有等语。余甚怪之，后经彼之说明曰，此练耳之好法。至话本读英文一二年，即可够用，并无深奇奥妙之字，而且话之架子，皆十分简单。问人曰：“你吃过饭么”，即是俗语。问人曰：“你研究过哲学么”，便是文言。“你”“过”“么”等架子，还是简单。不过“吃”与“研究”，“饭”与“哲学”，有字眼上之差别耳，运用得架子极熟，非出口惯，入耳惯了，不行。……又有一要言，亦为从前流传之谬说所挟持，为说话之阻碍，即所谓文法要不错是也。持此一言，断送老命。中国学堂学生之不会说话，皆受此语之害。其实说话之文法，至为简单，即习一半年英文之人，腹中决可不错，然一出诸口，往往即错，虽洋泾浜人错而不自觉，学生则无过后即觉也。但所谓上场昏，无法可施。故打破此关，亦是石薜青所说，只有横冲直撞，不怕羞耻，乱说乱谈。外国人当然原谅，中国

人好笑，过后我亦可大笑自骂。然久而久之，决然决然可以不错。故怕文法讲错，亦系大敌。然最大之敌，则为多见中国人，说话既好之后，自然不妨与中国人常往来，且在海外唱一大团结之戏，亦我辈事也。故只要少见中国人，所拣住处，不妨拣穷苦一点人家，节省经济。……总之，话先讲好了，则：

（甲）听讲才能完全接受。

（乙）将来调查等一切便利。

（丙）讲堂上功课，如想他一张文凭，亦不可少。至于书本，本可以常常多买，自己研究，所以讲堂上功课，算是洋八股。不但文哲法政如是，即农工若不多试验，亦何尝不然。惟如欲一张文凭及津贴等等，无法不入校耳。至于说话，若错过初到，或将来脱离外国，终不济耳。

（丁）我国外交，紧要已极，如先生等之才将来能折冲于坛坫，甚为紧要。

（戊）回国之后，一切本领，都显不出，

还是能说话为第一。先生固知弟非欣羨洋八股与洋务人才者，不妨彻底言之。

(己) 说话纯熟，笔下亦快。

(庚) 将来亡国时，绑上法场，与其嘿嘿而死，毋宁痛骂而死，一大轩渠（下略）。

按：吴老先生此信作于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午

三 离别南京

我本来打算在七月底或八月初动身的，到五月中旬，才改变计划，想提前乘六月二十六日自沪启旋的意大利船康梯浮地号出国，因为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自八月一日起在德国柏林开幕，报馆派我到柏林去驻住一月，采访世运会的新闻。中国的选手代表团，就定于六月二十六日乘康梯浮地号赴德，我和他们同船，自然一切方便不少。我和全国体育协进会接洽的结果也极顺利，所以决定提前行程，并改走海道，预备等世运会闭幕后，再离德赴英。

露西已经给本报编了一年多的《妇女周刊》，

不过一直是尽义务的，并没有正式算报馆里的一个职员。这时候，得到了本社社长特别的成全，决定露西正式进报社担任记者。露西要得到一个职业，每月有正常的收入，对于我这次远行，实在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要是她不能自给，我就无法抽身，幸而她还有一点自食之力。我走后，大孩子小英英交给岳家带养，她和小德德，便都由她自己负担。

我这次成行，一切办理留学证书、护照、船票等，我都没有费一点心。护照和船票是体育协进会代办的，留学证书是苏公隽先生的盛意，由他转托张廷华先生代办的。我入学的手续是托杭立武先生转托伦敦各大学中国委员会的西尔考克（Silcock）先生代向爱丁堡大学接洽的。只是直到我离开南京的时候，西尔考克先生还没有将接洽的结果告诉我。反正我不打算一到英国就进学校，所以心中也不去挂念他。只在离京前托立武先生写了封介绍信，打算到了伦敦去找他。因为我的文凭和大学成绩单都给西尔考克先生转到爱丁堡

去了。

我是六月十九日离京的，在我离京的前几天，我的小德德又在我百忙之中病了起来，热度常在四十度以上，来势可真不轻。说实在话，我平时对于随便什么人的生死疾病，向不关心。我家里死了人我从来不流泪的，甚至悲伤的感情也没有。死了一个人算得什么？可是这次小德德的病就使我那样关怀，那样挂念，那样烦躁。他的热度永远不退轻。我每次从外面忙了回家，第一句话总是问：“小德德热度退了没有？”我常常极有耐心地蹲在他睡的推床旁边，一面推着，一面低微的唱着催眠歌，让他的小眼睛慢慢儿的闭起来。我看见他睡着了我就安慰。因为他睡着了他就可以忘了他一切的苦痛。我从小就是孤儿，我从来没有体味到天伦之乐，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孤僻冷酷的性格，对于家庭人伦，一丝没有感情。可是我现在才了解，我和小德德之间已经发生了一种骨肉之爱，已经芽生了一流不可撼的父子的感情。

二十五年七月三日于康梯浮地号轮上

第二辑 从上海到威尼斯

一 启行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半，我们从德邻公寓雇了一辆汽车直奔招商北栈。我们一辆车子里一共坐了五个人，除我和露西外，其余三人是露西的五妹、江小姐、王小姐。这一天天气真热，上船的人忙着找船位，送客的人忙着找他们要送的人，就使船上显得格外拥挤，就使天气显得格外郁闷。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经济二等的十号房，将行李放好才算心定。等一回儿，端木恺、胡毓杰、朱有瓏、周光熙等先生也都找来了。这样的大热

天，要朋友来送行受罪，心中实在不安。

十一点半，船上打起锣来催送客的人下船，露西一伙儿却站在码头上，我站在甲板上。我俯视着，她们仰望着，彼此希冀得到更多一秒钟的凝视。所谓黯然销魂，本就在那将别未别的时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所以我招呼露西她们先走，不必等待开船，如其要等着纸条儿断等着人影儿在淡淡的灰色里消逝，也徒然自苦而已。

她们一走，我的心灵就轻松了不少。船到十二点半才开。开船时码头上自然有一番可以想象的送别情景。开上船，我们就上饭厅里吃饭，船在午后三点左右驶出吴淞口，大伙儿的心情也逐渐的平静了下来。

这次我们在船上可真不寂寞。参加世运的选手，赴欧考察体育团的团员，以及中国旅行社组织的世运观光团等，一共有二百多人。这船上，差不离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的世界。经济二等的饭厅、吸烟室、甲板，不用说，就是头一等里，也是中国人的影子比外国人多。

选手都住在经济二等里，因为人多，所以开饭也分两次开。第一次给我们吃，我们吃完了，才再开给普通的客人吃。每天三餐一茶，时间如次：

早餐 上午七时

午餐 上午十一时半

午茶 下午四时

晚餐 下午六时半

甲板上和吸烟室里，整天的都挤满了人。据有几个坐过这条船的人说，平时这条船经济一等的坐客顶多几十位，饭厅上顶多坐满了几桌，甲板上也难得疏疏落落，几个人躺在藤椅上。这次的好买卖，恐怕自他们开航来都是第一次，这话也许说得不算夸张。

二 香港

原定六月二十八日早上八时可以到香港的，但到吃饭时，才有通告，说下午二时才到。据说

因为第一天晚上有雾，所以船驶慢了，不能准时到港。但到了下午二时，依然还看不到香港的影子。同船的人大家都盼望着早些上岸，许多人都穿了衣服，伫立在甲板上。一直到三点多，才慢慢的看到了九龙。

我们上岸时已经四点钟。临时通告，说船下午七时开，只停三小时。这时间实在短促，短促到几乎令人失望。我久仰香港的风光，满望能够浏览个痛快。我们下了船，就坐了南华体育会特备的小轮，从九龙渡到香港。南华体育会是事前就和全国体育协进会接洽好的，说有代表团到香港时，他们要开会欢迎。但是有一部分的选手和团员却并未去参加。欢迎会开好，已是五时三刻了，六时一刻，就要回船，仅仅余留一小时，简直无法支配。我第一件事是要发信。可是这天（二十八）恰巧是星期日，邮政局不办公。香港又不像上海南京有许多小铺子代售邮票的，所以临时没有法子，只好托香港的先施公司请他们代发。

当到香港的前一天，船上代表团也曾有关于投寄信件方法的通告。大致说，回国邮件，各国邮票和价格都不同，每遇船抵码头时，有营售该地邮票和兑换银洋的上船，如欲寄信，即可向其购售邮票，再至码头上付邮，平信价格如下：

香港寄至国内 五分（合国币六分）

新嘉坡寄至国内 一角二分（合国币二角四分）

通告上另有附注一项，说：“如为省事计，船上亦有意大利邮票出售，于船抵岸前二小时交之，每信贴一立来二十五分，合国币一角五分。”

买船上的意大利邮票实在不太合算，所以恐怕没有人愿意这样省事。船在九龙一停，真的有许多兑换港币的走上船来。但我觉得这个情形极不好，因为上船来兜兑港币的，毫无限制。人数一多，就很容易扰乱秩序，使旅客感受到很大的不安。况且大家匆匆忙忙，急于登岸，在那种情形下做交易，旅客也一定感到不便。我因为一切

均求节省，在香港也没有东西要买，所以没有兑换港币。其实真要兑换的话，尽可上了岸再换。

我在香港匆匆一瞥，可以说简直没有什么印象，只是我有一种感觉，就仿佛我已到了英国，马路和房屋都另有它的风趣，没有一座中国式的房子，房子和道路的建筑都随着地势的高低而上下。有公共汽车，有双层的电车，就像上海的双层公共汽车差不多。

我本想到了香港，还得坐上山的电车上兜一圈，可是限于时间，也未能如愿。我六时半就回船，因为我恐怕误了船，那才是贪小失大。香港的气候很古怪，一下子雨，一下子太阳。我们在香港的几小时内，就下了三四次雨。当我回船时候，又下着很大的雨起来。我回来是乘着港政府经营的渡轮回九龙的。售票处用齿轮拦住，每人港币一角，你给了钱，那个齿轮就让你一人通过。从前上海的公共汽车上曾有过这种装置，我没有想到我回九龙时要用香港银币，幸而一位舒先生给我代付了一角钱，这才解救了一个危险。

说七点钟开的船，因为运货多，到八时三刻才开。香港的夜景可实在迷人，我们在一片碧黑里，看到无数闪亮着的星。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座人工的灯牌坊。山上的路，一条一条，看得十分清楚。下面荡漾着碧蓝的海水，这是诗，是画，是幻想里的宇宙，是梦中的梦。

三 海风

从上海到香港这两天路程，船走得十分平稳。从香港到新嘉坡，据有人说，平时也没有风浪，可是前天下午和昨天一整天，风浪可不算小，所以已经有许多人晕船，不能吃饭。昨天午餐就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没有吃饭。晕船的味儿真不好受。我昨天虽未倒下，但也终日昏昏沉沉的，不大爽快。

今天是七月一日，上了船已五天了。我原想将这游记用一些功写的，可是力不从心。这几天来，忙着给报馆写通信，又给晕船弄得脑子不清楚，心中就十分蹩扭。因为游记这东西实在不能搁，越搁越多。正如我们平时做事一样，必须每

天清理，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今天总算好容易记到这儿，然而正因为已经搁了几天，许多要写的东西也给忘了不少。不仅是要写的东西给忘了，就是没有忘了而写下的东西，也极潦草之至。从昨天起，我就闹着头痛。以后读者海行，千万注意别太不在乎。海洋里面，无风也有风。开初几天我们刚上船，风吹在脑子里，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是过了三四天脑痛发作了以后，就够你受的了。我现在就苦不堪言。前几天风吹得太多，现在见了风就头痛。然而船上无处无风，尤其你要躺到甲板上去息一口气，风更大。所以在上船之前顶好买一顶鸭舌帽，终日戴在头上，免得待脑子闹痛了，已来不及了。

据说明天早上可到新嘉坡，可是从新嘉坡再向西行，就将真的驶入有风浪的地带了。

廿五年七月一日记康梯浮地号轮上

四 新嘉坡

昨天（七月二日）上午十点钟，我们到了新

嘉坡。朋友，我得告诉你，新嘉坡这地方太美了。这简直不是一块现实里的土地，乃是我们梦中的一个岛国。我已记不清每一条马路的名字，我记不清每一座大房子的来历，但当我坐的车子，在那些广阔平坦的马路上高高低低的驶着，从这座树林里穿出，又奔进了那一座树林，从这一条岗上滑下，又爬上了另一条山岗时，我只觉得我的身子已经在幻想里颠荡，我的心灵，在乐园里奔流。乐园，这真是一座不经见的乐园。那椰子树、胶皮树，都是那么高，五六丈高，到处都是油绿得可爱的草地，一座一座的热带房屋，在我们眼前映过。我们简直让自己变成了一幅画里的人物。这儿有山，有水，没有霉雨，没有寒流，终年的气候顶高在八十度左右（按：华氏温度）。我是如何强烈地留恋着这一份梦幻似的生活，假如容许我有一段多余的时间，假如容许我有一笔多余的款子，我爱在这岛上闲居半年或八个月，我得领略领略这南国的风情。我要让我自己暂时变成了一个超乎现实的凡胚。我爱这热带的氛围，我爱

这热带的景色，我爱这热带的不可言说的娴静。我要在这山岗上的椰子树下，暂时忘了一切尘世的纠纷，暂时抛开了一切记忆里的渣滓，让这丑陋的躯壳躺下，让这沉浊的心灵回复到它原来的蒙昧。睡一会儿，沉默一会儿，或者无所感觉的动一回，在山岗上，在椰子树上，爬过的宇宙的声籁。让自然来覆盖着我，让自然来融化了我。

五 侨胞热烈的欢迎

船在新嘉坡，共停了八小时。上午十时抵岸，先要查验护照。我们这些不打算在新嘉坡住夜的人，护照本来不用检验，不过也要等全体检验完了，才准一起上岸。我们上岸时已是十一点了。当我们的船还没有抵岸时，我们远远的就看到码头上的许多侨胞，手里都拿着国旗，站在太阳里在热烈地欢迎着我们，我们下了船，就坐了他们预备的公共汽车游行全市。前后大汽车、小汽车一共有三四十辆，选手一行的抵星，早就轰动了新嘉坡全埠，所以沿路都听到欢呼。每辆车子里

都有招待，指示我们沿途的建筑。我们最后曾驶进了新嘉坡的植物园。这植物园是有名的，热带的植物这园里都有。我们的车子，驶进这植物园，就开得极慢，使我们较可从容领会。这植物园里还养了许多猴子，毫不怕人。据说要是你想偷捉一只猴子，园子其他的猴子都会跳出来包围你向你拼命。我们在车子里已经谈了一段国内时局的闲话，所以这时大家更有一种感慨，觉得这种低等动物，竟然都如此有组织，有团结精神。

六 星洲日报

侨胞的欢宴在大世界举行，散会时已快一点。从四点钟起，世运篮球队应新嘉坡篮球联合会之请，作表演比赛。在一时至四时之间，我们抽空去寄信，并且应邀到星洲日报（社）去参观。这次新嘉坡新闻界对我们殷勤招待，令人感激。《星洲日报》是新嘉坡顶大的报，每天销一万二三千份。我们在匆匆的参观之中，也看不出什么，但感觉到他们办事极有精神，极有朝气，而且管理

也甚见科学化。我只要举几个例子。《星洲日报》每日出早版与晚报两种。晚报，就如上海的夜报。当我们船到岸时，许多记者都上船访问，谈话的谈话，摄影的摄影。他们搭我们的欢迎车，一面走，一面采访。欢迎车到他们报馆前时，他们便先下车，赶写稿发排。这是他们第一批记者的活动。当我们下午一时，侨团欢宴大会在大世界举行时，他们又派了第二批记者在场，演说辞，以及欢宴的情形，都分别记录，并且每人演说时都有镁光摄影。到四点钟篮球比赛时，他们还有第三批记者的活动。篮球比赛完毕，是下午五时，球赛完毕后，我们就坐了原车回船，可是我们回船不久，《星洲日报》的晚报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一切记录，无不详尽，就是篮球赛比赛的结果，也居然赶上发表。所有照片及选手签字，都制成铜版锌版刊出，这样的迅速，这样的敏捷，实在使人佩服。

我们去参观时，一行三人，即中央通讯社的冯有真先生，国际摄影社的罗谷荪先生和我。他

们在这个当口，就要求罗先生能否在柏林将世运照片直接寄给他们，不经上海这一道周折。他们并且说，平时他们收到上海寄去的国际摄影社照片，比别家慢，可否请调查设法改快付邮。他们又请求冯先生，可否将寄中央通讯社的通信稿，用复写纸多印一份，由柏林直寄到新嘉坡，不必再经过上海转来。像这种地方，就极见得他们组织严密，运用活泼，能够随时随地抓住机会，利用时机。

我觉得不仅办报，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这种精神，这种朝气。负责、热心，这样事业才能办得好，才能办得有成绩。

七月三日康梯浮地轮上

七 晕船的味儿

今天是七月十五，我已经整整的十二天没有动过笔。我曾说过，说游记这一类文字经不得搁，事后补写再也抓不住当时那末一份儿的神韵。游记文字，要是仅仅写一物一事，就显得枯燥，可

是感情这东西就从来不容许你有一霎那的放松，只有随手捉住，才见你的能干。可是这次我二十几天海行中的记载，就只能那样的平庸。我的体力不允许我实践我曾经私自许下的允诺。我从四号起就闷头一下子倒在床上。我简直不敢有一点轻狂的妄想，妄想让我自己的身子在地上有一次自由的行走。我整天的伏在铺上，从里面翻到外面，再从外面转向里面。从七月四日，到十三日，整整的十天，我的脑子沉沦在晕船的折磨之中。

我自问我的晕船还是顶轻，顶理想，顶自在的。我不敢走到甲板上去。我曾经几次尝试勉力支持走上甲板，但是在甲板睡椅上躺不到十分钟，总觉得没有睡在床上合适，还是闷着一口气狼狈的跑到舱里。我不敢下床，一下床就觉得脑子里直涨，胸口有一股东西像要向上发作。可是只要我安安稳稳的伏在床上，我就有一份在惨淡中的平和好生活。我不吐，肚子不难受，好像什么都没有事。我疲倦了就睡，睡够了就醒着到再疲倦。不说假话，脑子可真有一点儿昏沉，可是在那种

情况之下，这末一点轻微的头胀，算得什么？我每天只吃少许水果，在午餐晚餐时，仆欧来招呼，我说“水果”，他就给我送来了一只橘子，或者一只苹果。我每天就吃这么一点水果支持我的生命。我不饿，也没有一点食欲，只有有时嘴里淡得无聊，想到国内种种合胃的小吃。譬如吃一点熏鱼，啃一口鸭蒸肝，在那时候有这种东西吃，是何等的美。要端上一碗薄薄的清汤银丝面，润润已经空了几天的肠子，更好。这些当然是幻想，但常常填满我许多寂寞，我是一个生性好静，能够耐心守在屋子里的人，所以我还算得在患晕船许多人里比较幸福的一个人。

有许多人可苦了，肚子极饿，食欲极旺，但是不能吃东西，不论什么东西一吃下喉管就得呕吐，甚至喝一口水也得反吐出两口来。一个想吃的人偏不能吃，是何等悲惨事。有些人大吐特吐，等到肠子里什么都吐完了时，连胆汁也吐了出来，有的还吐血。还有的人不能躺下去，蹲着身子一半伏在床铺上，在挨着，活活的挨着，一直到船

驶到了码头，驶过了风浪的一段。

许多人都说以后打回去再也不坐船，走西伯利亚。晕船的味儿可真不好受。我虽然是比较晕船轻的人，可也受够了。让整个的身子，都受了这风浪的搬弄，在船身的颠簸里丧失了自己的意志。

八 晕船的防止

市面上有许多防止晕船的药料，在你未出国之前也许还有许多热心的朋友劝你备几种避免晕船的食品。不过据我的经验，不晕船的人，不吃什么药品也不晕船，要晕船的人，吃了这些药品也还是要晕船。所以我觉得这些市面上的防止晕船的药品，其实可以不买。只是我们要能够注意下列事项，也许可以使晕船的程度减轻一点。

大便流通是减轻晕船的一项。平时不十分运动的人，到了船上，固然容易便秘，就是平时按日大便的，到了船上也容易便秘。大便不通，肚里的浊气被船身颠动，易于上升，使我们脑子易感昏涨。有的人一上船就每天吃帮助大便的果子

盐，有的人大便不按日通时，就吃通大便的药品，务使避免便秘。

其次，晕船的人以少吃为宜，晕船是饿不死的，少吃一点绝无关系。我从七月四日到十三日，整整的十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仅在六日及九日在哥伦布及孟买时，进过食物，详见下文）。十天不吃东西，没有下床运动，想起来应该如何柔弱。但是今天七月十五，我的精神和体力差不多已完全恢复。所以晕船的人，以少吃为宜。晕船停止之后，再照常进餐，二天后体状即可恢复。

普通都说患晕船的人可整日睡在甲板的睡椅上，眼看着远远的天边，晕船的程度易于减轻。这话未可作为定论。就以我自己而论，我睡我舱里床上，十分舒安，我躺在甲板上，反觉得病状加强，而且此不仅我一个人的情形如此，这次同行中和我一样的人也很多。不过大体说来，如能勉强支持起来，睡到甲板上来的，还是睡到甲板上为妙，要是真正没法在甲板上支持的，才只好逼着爬下舱去，因为甲板上的空气与光线，总比

舱里好得多，对于一个人的健康和精神，甲板上总比舱里来得有益。

一个人如其晕船太久，肠子久已不吃固体食物时，一旦风浪平静，不晕船而可以进餐时，顶好不要一开首就吃得太多，以免将肠胃吃坏。我在哥伦布孟买等地上岸时，也就因此不敢吃饭。我这几天每晚都吃中国粥，觉得比吃饭还舒适。

一个会晕船的人，不论上美洲或欧洲，这一段苦楚折磨大体上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期长短，程度深浅，各人不同罢了。当在晕船之中，精神上真是无限困顿，可是天下万事，否极泰来，当你结束了你的晕船苦痛时，你精神上的活泼与愉快，那真是无可比喻的。

九 哥伦布

我们这条船六日到哥伦布（Colombo）。四日五日我已睡倒了两天，这一天起床，简直没有一丝儿气力，漱口洗脸都十分艰难。我的体质素来非常羸弱，每次患病之后，总一时不易复原。体

力好的人，睡倒了两天，这天起床上岸，不感影响，我就不成。我一阵子感到躯壳的沉重，又一阵子觉得自己的身子变得出奇的轻飘。我有时简直好像在云雾中荡漾，甚至会完全失去了灵性，忘了自己的存在。我们一伙儿合了六个人，雇了一辆汽车。除我以外，其余五人是冯有真、吴德懋、侯洛荀，邵汝干，江良规。吴先生是中国田径界的前辈，他代表中国出席远东运动会时，我正在东南大学附中读书。侯先生是南开大学的体育教员，露西在南开读书时，曾上过他的课。我们在离开上海时，在德邻公寓露西就见了他，给我们介绍过。邵先生是上海市教育局的体育督学。江先生是中央大学体育科毕业，此去柏林，打算俟世运会闭幕后即留德专攻军事体育。我们这一辆汽车，说明一镑钱，兜三小时，据说这一镑钱是当地的定价，并不欺生。可是我们回了船，才知道也可以还价。另外有一组，其中有一位常常在这欧亚途中往来，各码头的情形很熟悉，他们雇的一辆车子居然只化了半镑。我们兜来兜去，

三小时的坐在汽车里倒也委实疲倦。

哥伦布是锡兰的首都，属于英国统治。曾经有人称赞说英国人有治人的天才，这次我们到过几个码头，香港、新嘉坡、哥伦布，都是大英帝国的属地。别的我们一时看不到，至少我们到过的这几个码头，路政都十分整齐精良，都是柏油路。而且那样的平坦，只要路上有一点儿不平，市政当局就会得派人修理，所以我们坐在车子里，没有一点儿颠簸。只是哥伦布到处都有一种扑鼻难闻的臭气，大半儿是牛粪臭，小半儿是乌鸦粪臭。哥伦布真可算得一个乌鸦国，随处都是乌鸦，一点儿也不怕人。街头的小贩，将东西顶在头上，有时乌鸦就扑空而下，追着小贩偷篓子里的东西吃。随处车子上、草地上、栏杆上，都有乌鸦，见了人简直像没有事。

哥伦布有汽车，有电车，还有许多牛车。牛车大抵用作装货的成份多。常常一条街上给牛车挤得通不过。哥伦布的男女都不穿袜子、鞋子，赤着脚在路上走，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在学校里

读书的学生，才穿着皮鞋。

我们在哥伦布没有得到什么良好的印象，这地方似乎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人留恋。那些土人都是那样的污秽、庸愚，到处都有人要小钱。只是哥伦布市政厅前面有一个公园还不坏，而且也很大。其中有很大很高的竹子，我们在中国从未见过。

船下午二时到，七点开。我们兜到五点左右，便到一座饭店里找东西吃。船上的菜实在太坏，而不合胃口。我们在新嘉坡曾吃过一顿好饭，这时又已经过了三天，所以上岸每人都希望得一点好东西吃。我们决定吃咖喱鸡饭，以为这地方的咖喱饭一定很好，哪知道结果也很失望。我们六个人叫了六客，可是实际没有吃完一半。我因为精神困顿，格外不能下咽，所以一点儿也没有吃。这儿的米和中国不同，是长条的，并且很瘦，没有中国的米那样的肥。半温不热，根本就没有咖喱，只有半只鸡合在饭里。这鸡味也不高明。这饭每客半个卢比，问他要咖喱时，他说要另外加，结果又拿来了六盘咖喱鸡（没有饭），也是每客半

个卢比。我们要了四盘，六个人分吃。最后每人来了一杯可可，润了润肠，每客一角五分。我们一共吃了六个卢比左右，给了他们十先令。一镑约换十三卢比（每卢比约合国币一元三角），我们给了他半镑，多余的钱就算作小账。

在哥伦布，船并不靠到码头上。船公司自己有小轮往还接客。坐公司里的小轮船可以不化钱，坐普通营业的小轮船，每人就得付一个“安拿”。哥伦布的风浪极大，两旁用石堤包围成一个半圆形，船从进口处进来，停在堤内，即不至于震动。但是堤外的海浪常常撞击在堤身上，溅出很高很大的浪花，冲进堤来。所以我们的船只要一驶出了堤，晕船的人就立刻晕起船来了。

十 孟买

经过了七八两日，在九日上午六时，我们又到了印度孟买（Bombay）了。这天起床时我同样艰困，不过精神好像比在哥伦布上岸时稍为好了些。我洗了脸后还洗了一个澡，船是六时左右就

到岸的，但是因为等办护照的关系，直到八时才上船，所以我又得偷闲在甲板上多养了一回神。

我们仍旧是原伙儿的六个人。这次我们已有经验，知道汽车可以讲价，所以上了岸，车夫要四个卢比一小时，我们还价每小时三卢比，但是还有人每小时化一个半卢比也雇成了的。孟买除汽车外，还有马车，也很舒适，每小时有一个卢比即可了。

孟买比哥伦布可爱多了。这次所经各地，我们都承认，除新嘉坡外，风景建筑，便当推孟买。孟买的建筑尤其精巧，可谓华丽宏伟，兼而有之。可惜我因为精神困倦，兴致毫无，所以连照相机也没有带，未能拍摄几张照片，以资纪念。我们一共坐了二小时的汽车，兜的地方很多。有时沿海岸去，有时爬山绕道，一路上都幽美怡畅，随处都有很好的树木，市政规划极见条理。我们在哥伦布时，所见土人居屋，均低陋不堪。我的身条儿虽不算顶长，但是走进哥伦布居民的屋子里，恐怕还要俯下头来。而在孟买，适得一反，许多

大建筑不必说，就是印度人自己的房子，也大率三层四层五层，简直很少只有一层的。窗格栏杆，率都雕刻画饰，十分美观。

孟买市街非常热闹，就以我国江南的几个都市而言，除上海以外，其余如南京等，远不及它的繁盛。我们的车子穿来穿去，每一条街都是那样的挤满着人和车子。

当我们的车子在山顶公园停留时，我们曾经遇到几个居留在当地的华侨。自离新嘉坡之后，我们已久不见海外的侨胞了。我们问他们华侨在孟买大约有许多，他们说大约有一千多人。最后我们又问他们孟买有没有中国饭店，他们给我们介绍了一家“群乐楼”。我们在十点左右时，便招呼车夫开到“群乐楼”。

这一顿中国饭可真不错，连我这种困倦的人，也给这顿中国饭鼓舞了起来。每个人都是那样的满足、愉快。我们先吃了几个包子，有豆沙包，有鸡肉包，泡了两壶茶，很有在冠生园的风味。我们叫了三菜一汤，炒鱼片、炒蛋、烧鸭和鲍鱼

汤。味儿真不错，和国内的好厨子也比得上。我因为几天不吃，肠子再吃不下饭，另外叫了一碗鸡火面。这一顿饭一共吃了十个多卢比，连小账合到国币十四五元左右，论价钱，可不算便宜了。

十一 马苏华

在孟买这一阵子乱闯，将我们的兴致恢复了不少。可是当我们一踏上这条船，被晕船缠绕过的人，又开始了他们更深的愁困。原来从新嘉坡到哥伦布只有三天的路程，二日新嘉坡开，三日风浪仍很平静，四日五日睡倒，六日到哥伦布，息一下透一口气。六日哥伦布开，经过七日八日，九日又到了孟买。可是打孟买九日再向西开，直要到十四日才到马苏华（Massawa）。这五六日的路程，顶长，又顶风浪大。每个人谈起了都摇头，觉得灰心，怀着无法处置的心情看着船身从孟买的码头慢慢儿的离开。

这四五天的沉闷，的确不好受。可是在写日记的今天之我，也就叹了一口气私幸总算挨过了

这苦楚的一段。从十三日起，船就走得很平，船上晕船的人都从舱里走了出来。许多好久没有遇到的面庞，这时又再一个一个的出现了。大家都有一种苦笑，同时也有一种像获得了自由般的愉快。

风浪是平静了，可是天气却变得热起来。自从我们离开了上海，海上的气候一直十分凉畅，灰色的衣服固然顶适合，就是夹的上套，也有人穿，并不过热。我因为体弱，平时衣着很当心，所以在早上夜晚，躺在甲板上时，非穿上里面的那件背心不可。这时，我们的航线已经进入了红海，所以气候不再像过去那样荫凉，不过真正说来，也并不热得过分，大约和江南普通夏天，热度差不多。

在昨天十四日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到了马苏华。据说这个地方从前并不停，自从意阿之战发生后，这地方成为了一块军事上很重要的地方。这儿是意国进攻阿比西尼亚的一个港口，各种军用物品，有一部分都打这儿出进。

许多同行的人，船停后，照例上岸一游。昨

天的天气也许是我们这次海行中顶热的一天了，大家徘徊在甲板上，等着下船时，都已汗流浹背。我因为没有气力，所以打定主意不下船。可是这次竟然让我占了便宜，下了船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喊冤枉。原来这码头上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灰沙和酷热。这次有五百多的意国工兵，跟这船调回意国。自从这大伙儿的一批上了船之后，我们经济二等的甲板上，就凭空的变得扰乱，没有秩序。而且许多睡椅都被他们占了去，远没有从前那样宁静和平了。

七月十五日康梯浮地轮上

十二 过苏彝士运河

这两天天气十分风凉，早晨夜晚，像江南的初秋气候。昨天吃晚饭时船上发出通告，说昨晚十二时到苏彝士（Suez），今天正午十二时到坡赛（Port Said）。要到开罗（Cairo）去游埃及金字塔的就在苏彝士上岸，再坐汽车到开罗。游了金字塔及再从开罗坐火车赶到坡赛上船。去开罗大约

得化五镑多钱，合到国币八十元左右。这次我能够出国再继续求学，在经济上很不容易，不能不随处节省。除了在哥伦布和孟买上岸时，合着几个人一伙儿玩，化了好几个先令以外，其余我简直不忍多用钱。我从小孤苦零丁，飘流在外，早已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我平时从不无理由的化几角钱到店铺子里去买一点东西自个儿吃吃。就是此行沿途，尽有各种古怪的东西食物引诱我，我还是坚守我的不浪用主义。我久仰金字塔的伟大，我怀慕五千年前这灿烂的文化，但是我的财力限制我这怀古的信心，我没有去。

我今天六时就起床，船原来从夜里三点钟就不走了，停在苏彝士运河的口外。苏彝士运河只能容许一只船通过，所以是单程交通，必须等待从坡赛东行的船走完了，我们西行的船才能驶进运河。我们进运河时是早上六点半。河面很狭很狭，据说顶阔的地方是一百五十米，顶狭的地方是一百米。两旁都是一望无垠的沙漠，不过在左手一边，沿岸都种植了许多树木。从开罗到坡赛

的火车有一段也是沿着运河走的。此外还有很平坦的柏油公路，上面驶行着汽车。进河口不多久，就看到摩天直立的苏彝士纪念碑。

在苏彝士运河里约摸走了六小时。这六小时可以说是我们海行以来顶快活顶和平的一段。每个人都宁静地立在甲板上，看着两旁的景色，不觉疲倦。我们这些喜欢摄影的，尤见活跃。我们都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什么可拍的，所以逢到可以拍的地方，总不肯放过机会。

十三 坡赛

午后一点多到坡赛。我要说一句，坡赛这地方真是一块少见的坏地方。满街的小贩，动手动脚的拉着你，或者拍你一下肩膀，或者拉着你一条臂膀，向你兜售他的货品。他们兜卖的货品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东西，而且据说大抵都是东洋货。价钱开口大得荒唐，开口六先令的东西，半先令居然可以成交。不仅是这些沿街的小贩如此，就是那些大铺子里也是如此，百货商店、照相机

店、饮料店等，都是沿路拉人。我们在路上想安静地散一回步的，竟不可得，给他们缠得头昏脑涨，苦不可言。

还有一件事我要特别写下来的，就是在坡赛，居然公开的沿街兜售春画。一张一张给你看，开价还价，一如普通的交易。还有些人跟在你后面叫你看活动的性交影片和裸体跳舞。我简直不明白坡赛这地方是什么一个世界，看来这地方的淫风一定很盛。

说起买春画，还有一件笑话。我们一起上岸玩的一位X先生，他化了一个先令买了一匣。他们的春画都放在一种白色的小信封里，可是当你要买的时候，他就和你讲好价钱，给你一匣。这纸匣是包好了的，普通人总以为这纸匣子里是他所要买的东西，可是你回了船拆开来一看，原来是一匣扑克牌。这真是一下子给他们连斩了两斧头，坡赛地方上的奸刁淫恶，可见一斑。

七月十七日晚康梯浮地号轮上

十四 早操

这几天来我每天都起身得很早，六点不到就已经将脸洗好。这次同行的中国选手代表以及赴欧的考察体育团团员，他们每天都在顶高一层的甲板上举行早操。这几天来我也加入在他们一起。早起精神好，这话真是不错。我平时的体格也太弱，普通情形之下还可对付，一到事情忙得不能有充分的睡眠时，便立刻不能支持，所以我平时顶不愿迟睡。有了什么病，也因体质太差，不易立刻恢复。我自问我平时从来不自己糟蹋戕伐我的身子，我的身子能够不坏下去，也许全在我这一点自重。我希望我这几年在国外，能够有恒心锻炼我的身体，譬如说每天早上都能早操一次就好。

今天早上我第一个到顶高层的甲板上，没一会儿，上来了三个外国孩子，二女一男。我不晓得他们的国籍，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是荷兰人。大的一个女孩大约十四五岁左右。西洋女子发育得本

来很早，看她那种天真烂漫的神情，也许十四岁还不到。小的女孩大约十岁，男孩七八岁，她们或许是姊妹。她们都只穿了一件游泳衣光着身子上来早操。打秋千，玩杠子，嘻嘻哈哈，跳跳跑跑，真是活泼，令我羡慕。中国女孩儿大了一见人就害羞，哪儿做得到只穿一件游泳衣在众人前面谈笑自如？她们三个儿由大的领队，也举行柔软体育，并且还躺在地上做种种锻炼体格的训练。时下一部分中国女子在修饰上很爱模仿欧美女子，可是我总觉得中国女子的体格远不及欧美女子的体格来得健美。中国目下的摩登小姐恐怕很少有这种早操的习惯，还是爱贪晏起的多。就是在趣味上讲，恐怕她们大部分还是觉得上跳舞场比上郊外来得有兴趣。

我们在早操时先肃立唱国歌，早操完后大家拍一下手，说：“不要忘了九一八。”这种精神真是一种富有朝气的精神。我希望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这一句话应该算作我们心田地里一痕最深沉的创伤。我还希望这种精神要普及于全民

众。中国的国民，至少一部分的知识阶级，的确比从前进步，比从前有民族观念。现在一般有知识的中国人，虽然他们各人的见解和办法不同，但至少真心地有一种共同的企念，就是希望这个国家好，要将这个国家弄好。

十五 船中杂项

我们后天（二十日）可以到威尼市，这二十五天的海程就快要结束了。日子过得真快，上船一天的情景还不就像在昨天一样？这次我除了晕船的几天，稍觉沉闷之外，其余大体上精神都十分舒适。特别很侥幸的，因为这次是加入他们中华代表团同行的，所以竟没有感到一丝寂寞。这机缘可不容易，但是我想到我将有三年的苦学生活，这凄凉的寂寞的乡愁心情，还正未开始呵。

这二十余日的海行生活，兴感很多。我现在打算将先关于船上生活方面的几点写在下面。各人所遇的情形不一定相同，我所记的不过聊供读者的一点参考罢了。

(一) 衣服

据有人说，在欧洲只要有一套常青夹服，就可以穿一年四季。因为欧洲各国，差不多终年天气荫凉，没有盛暑。特别是英国，更不见有人穿着淡色衣服。我现在还没有到欧洲，还没有到英国，自己没有经验。但就以船上而论，我的一套淡黄色夹服和一套白哔叽都是可以不做。

我们的船看来虽然所过的地方都是热带，其实船上并不过热，而且整天有海风吹拂，就是夹的上套也可穿得。所以只要有一套灰色薄夹服或单服，即够。男人穿衣服不像女人穿衣服，爱天天穿一色，尽可每天都穿这套灰色的。至于过红海时，天气虽热，但也不过两三天。我们如本来有一套白色夏服的，尽够，不必再去添制。因为我们一上欧洲大陆，这种白色淡色夏服，即用不着了。如其仅仅为了船上这两三天还要去添制一套，实太不合算。假如你本来都没有，我以为也可不做。有两个办法。第一，你可去买一条或两条短的白翻布裤子。天气热时，又在船上，穿一

件白翻布短裤毫无关系。至于上身，只穿一件衬衫即够，用不着要穿好上套。就此一衬衫一短裤，尽可对付船上天热的一段。第二，还有个办法，就是将你平时在国内穿的中国式的短衫裤带一两套，在海上天热时即穿中国短衫裤，也无关系。

所带衬衫，以白色及质料耐穿的为上。中国人讲究的不仅夏天整季穿纺绸衬衫，就是春秋冬季也爱穿纺绸衬衫。有人以为到欧洲去应穿得好些，所以衬衫都用绸料，其实很不合算。不仅居欧时不必穿绸料衬衫，就是在船上，要是本来没有纺绸衬衫的也不必一定再去新置。因为在外国及船上，洗衣极贵，绸料衣服比布料衣服要加倍。衬衫在中国做，自然比在外国做便宜，顶好自己预备在国外几年，几年中大约须穿几件衬衫，出国前先都做好。中国人现在都爱穿连领衬衫，取其方便。到欧洲去，衬衫顶好不要做连领的，要做不连领的，领另外用纽子加上去。因为在欧洲，穿这种连领子衬衫是不礼貌的。除了这一个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不连领子，领子穿了两三

天，可以换一条，将脏了的自己洗。如其做连领子的衬衫，每三天换一件，脱下来自己洗，远不如三天换一条领子洗，来得方便。

其余如汗衫、短裤、袜子、皮鞋、拖鞋、毛巾、手帕等，自然都以在国内制办合算。不过这些东西在出国前都穿一次，下下水，省得将新的带走，将来上岸时海关上查起来，发生抽税一类的麻烦。我们在船上曾听到一件故事，说从前有一个人出国，买了几双袜子送人，结果上岸时被海关抽了好几十元的税。我这次箱子里未穿过的衬衫、袜子不少，所以自上船以后，差不多都是天天穿的新衬衫、新袜子。

(二) 洗衣

在船上洗衣服也很贵。洗一件丝的汗衫，差不多要化到五角多钱，洗一双丝袜要一角多钱，所以大部分的东西顶好自己洗。好在自己洗衣服，船上并不禁止。

记得我们上船不久，通告牌上有一张洗衣价目表，是中华代表团贴出来的，我现在抄在下面。

但据邹韬奋先生在他的《萍踪寄语》里说，船上洗衣，即小件亦须八角起码（《萍踪寄语》初集二十三页），则我们的价目表，已算定得客气多了。

洗衣价目表

汗衫或短裤	(布)	每件	五便士
	(丝或毛)		八便士
睡衣	(布)	每套	六便士
	(丝或毛)		一先令
袜子	(棉)	每双	一便士
	(丝或毛)		二便士
手帕	(棉)	每方	一便士
	(丝或毛)		二便士
男衬衫	(布)	每件	五便士
	(丝或毛)		八便士
男西装衣	(布)	每件	十便士
	(丝或毛)		一先令六便士
男西装长裤	(布)	每条	八便士
	(丝或毛)		一先令六便士
女衬衫	(布)	每件	七便士
	(丝或毛)		一先令
女长袍	(布)	每件	一先令
	(丝或毛)		一先令四便士

(附注) 每先令合国币八角四分，每便士合国币七分。

(三) 食品

有许多事是非自己去体验了一次，不会得到其中的经验的。中国人常说，吃一次亏，学一回乖。这句话的道理真深。我起初总以为在船上不要带食料的。我平时出门出路，在路上向不爱带食物，可是读者以后要坐这种欧洲船，尽可以多买些吃的东西带上船。其中特别要买的是几种调味的食料，如酱油、辣酱油、番茄、辣椒、酱油精，以及扬州酱小菜等。原来我们平时在国内吃的西菜，都是中国味的西菜，况且各种调味的食料都有。到了这种船上，先就菜的味儿不合胃口。他们桌子除了盐和胡椒以外，便什么也没有。那些酱小菜，像酱黄瓜、酱萝卜头等，平时我们不希罕，可是到了这地方才变了山珍海味了。像大头菜、榨菜等，当你头微微有些昏时，可以吃一点，使你的心情被那种强烈的咸味儿压下去。其他像青梅等酸的东西也不妨备一点。这种大头菜和榨菜，顶好一到船上，就放在盆子里，不要老包在纸里，免得发霉。

假如要讲究一些，即可以买一点像福建肉松等类的罐头食料。如我前面所说的各种调味，当然不要全买，大概如酱油，是基本的，其余就看各人的口味。水果不妨多备一些，因为在船上应多吃水果，避免便秘，就是晕船的时候，别的不吃，水果仍可以吃。不过易于腐烂的水果不必多带。我这次在上船的一天，上海一个亲戚送我两箱水果。我平时出门出路，有人送我食物，我总是转送他人，从不带去。这次这两箱水果也给露西，带回了南京，现在想来才真上当。

我们买这些食物，通常总是以自己一人的需要为标准，其实不妥。因为出门出路，都要大家彼此照应。像我这次一行有一百余人，当然是例外，普通我们赴欧，船上也总不免会结识几个谈得来的朋友，那时大家坐在一桌吃饭，如你带的东西只管你自己一人吃，在中国人的人情习惯之下，总未免太不大方。所以我们买时应多买一点，以便在船上分赠友人，万一无人可以分吃，上岸前丢在海里，也所费无几。

(四) 寄信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寄信的事情。香港寄至国内平信五分（合国币六分），新嘉坡寄至国内平信一角二分（合国币二角四分），如交船上发，买意国邮票，每信一立来二十五分，合国币三角五分。我当时说，因交船上发，邮资太贵，恐无人愿意这样。我说这句话时，还在香港。在香港及新嘉坡，交船上发买意国邮票的确不合算，但是过新嘉坡以西，交船上发就合算了。因为交船上发，究竟省事。我们每到一处，都是不辨东南西北，何不直捷了当，交船代发，即使稍昂，究戚有限。不过交船代发，以平信为限。这次我给报社写稿，沿途只要有航空的地方，为求迅速起见，总是发的航空信，所以大部分都是到岸上邮局去发的。

托船代发，邮票酒排间有出售，在船到码头前二小时交到。每次船快到一码头时，我们就看见各人埋头写信，十分有趣。

(五) 换钱

沿途经过各地，币制至为复杂。香港有香港

的币制，新嘉坡有新嘉坡的币制，哥伦布、孟买有哥伦布、孟买的币制。马苏华用意大利币制，坡赛先令（英）、立来（意）、法郎（法）均可用。香港、新嘉坡用国币可兑换，其余各地大率须用金镑去兑换。国币过新嘉坡以西，即不能用。不过在船上，中国纸币仍可用，并且还比较合算些。我临行前将所余国币，均留交露西，其实身上多带十元二十元的国币，尽可用完。

每到一码头，都有当地的兑钞者上船兜兑，在船上兑，或上岸兑均可，大概在船上兑比较吃亏些。

（六）理发

船上有理发室，每天有一定时间。所定时间，各船当然不会一例。我坐的这条船上，二等的理发室，每日上午七时半至十时，下午四时至七时。理发很快，顶多一刻钟，一切十分简单，当然没有像在国内一个头要理上一小时多那样的细巧。顶好只要修发，一切洗头、烫发，甚至修面、剃须都不要，因为都要另外加钱。剃须须另加二

立来，合国币半元余，我们普通自己都有剃须刀，何必多费这半元钱。理发大约六立来或七立来不等。我今天去理发，就只要六立来，但有几个人就要七立来，不知何故。

一立来照目下汇价合国币二角五分，六立来就合到一元半了。理好发，自己再回房间洗头、剃须，理发不用当时付钱，只须签一个字，写明等级舱号，在上岸之前他们再来收钱。

读者如其要省钱，顶好到了坡赛上岸去理发。从上海到坡赛，约二十二三日，普通如其二十天理一次发的，则还不算久。坡赛理发，有十五分钟即可完毕，时间也很来得及。有一位先生在坡赛理发只须六便士（合国币四角二分），有一位则付了一先令，总之比船上便宜了不少。

（七）摄影冲洗

喜欢摄影和能够摄影，对于这样一次万里之行，总要留一点纪念。不过在普通情形之下，顶好将摄了的底片，上了岸再去冲洗，不必交船上洗，因为船上很贵。我这次因为在香港、新嘉坡

等地摄了点有新闻性的照片，必须冲洗后赶在第二个码头寄出，所以一共和他们做了二次交易。第一次洗出二寸的九张，计二先令四便士，第二次洗出二寸十二张，计二先令十便士，大约每张印出约二便士，每卷冲洗外加十便士左右，合起来每一张要化到国币二角左右。至于四寸的也许还要贵些。

(八) 其他零件

在船上关于生活方面，大概还有许多地方我没有说到，因为在一时之间想不周到。有几件零星，如避风的鸭舌帽，避日光的墨色眼镜，以及平安散、万金油等，都可带些，备而不用。如能带一条席子，以便过红海时用，尤佳。

七月十八日康梯浮地轮上

十六 海行告终

船上通告今天晚上十点钟可到威尼市，二十五日的遥长的海行，还有几小时就要结束了。从昨天早上起，我们就已看到意大利南部的陆地。

昨天和今天，常常驶过许多秀丽的岛屿。今天大家都忙着收拾行李，平时衣装懒散的，今天都穿得整齐焕发。人的心情总是那样的矛盾，在没有启碇之前，这二十余日的行程，谁不觉得冗长？当我们困顿在晕船的苦楚里，谁不希冀一下子就驶到陆地？今天晚上可以到威尼市了我们那当然很欣慰，可是在欣慰里又有一点轻微的怅惘。我们不一定贪羨这船上的生活，可是真的要结束这海行了，对于这样宁静平和的海行生活，又像有一点淡淡的留恋。晕船仅仅是海行中一段的折磨，其余的时间是何等静恬，随意看书写稿，看一回浪，远眺一回早云晚霞，心中没有一点纠缠。中国古时有句话，叫“无官一身轻”，又说“清闲即是福”，这话真是说得澹淡透彻。心境那样的开畅，没有一点挂念，没有一点波浪，这就是一个顶顶幸福的时候。自由自在，呼吸变得那样的从容，思虑里清空得没有一点渣滓，谁说这不是可羡慕的日子？在海上真就有那样的福分，整个儿的心灵松弛着，没有一点不规律的跃动。

可是这样可贵的一段，几小时后就要终了了，谁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享受到这样有二十多天长的悠闲生活呢？

天下万事，当你有一个憧憬时，你总追求着你那理想，希望你所憧憬的能够实现。当你的憧憬的快将实现时，你就会变得无限的感奋。那憧憬开始实现之时，你私心里迸出一种安慰。但是当那所憧憬的真的实现之时，反又感到一种平淡。就说我现在，我现在的心情又何尝能够逃出这个定律？不过我此次欧行，并不是想要有一次挂名的游历。我也不是因为厌倦我在国内的生活，跑出来换一口呼吸的空气。不是，我不要这样。我不希望我自己这样，我应该不要离开自己的打算。几小时后我就要达上欧土的大陆，达上了欧土大陆的时候，也就是开始我的一种刻苦的时候。我希望我不致辜负我这几年来的沉默，让我永远握住我自己的意志。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将抵威尼市前于康梯浮地号轮上

第三辑 从柏林到伦敦

一 离德之前

我在柏林一共耽了四个星期，七月二十三日到的，八月十八日早上走的，前后二十七天。假如一个旅行的人，他在一个地方就耽了二十七天，可不算短了。他应该将这地方所有的名胜古迹，或者大工厂、大图书馆、博物院都到了。可是我，虽然在柏林住了二十七天，除了一个运动场，一个奥林匹克新村和几条大街外，其余可以说对于我完全是陌生的。要是有一个人说我等于没有到过柏林，我一定不觉得他这话说得苛刻。我整天

的为了我的职务在各处奔走着，要不是，就坐在屋子里寂寞地写稿子。我只在八月四日上午抽空去了Postam一趟，这是柏林的旧皇宫，是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结束了七年战争后造的。还有一次，就是到Grunan去看滑船比赛，回来便道在Triptow玩了一下。其实，柏林可玩的地方很多，柏林要看的地方也很多，许多朋友都说我走得太匆忙，说我应该在柏林再多留十天或八天。

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我也的确感到我走得太匆促。可是，我是为了我的职务才到柏林的，我无意利用我职务上的方便，多作一点自私的享受。况且我心中有我自己的心情，也无兴先作浮泛的旅游。所以我还是愿意一等世运大会闭幕，就离德赴英。

我在伦敦的寓所早已租定，说明八月十八日不到，十九日必到。假如有一个朋友托你在南京租一所房子，说明这个月一号起租，后来他又来信，说要照原定的日期迟半个月才到，能否将起租的日期改后半月。当你收到那样的信，你愿意

不愿意。即使那个房东不说闲话，就是你心中，也必感到不舒服。我们为人在世，总须推己度人。我既说明十八不到，十九必到，则我无论如何十九日应到伦敦。我是一个顶爱守信用的人，我们做人应该有这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精神，所以我至迟十八日非离开柏林不可。

我的护照是到德国的，并且也不是留学护照。我因要转英求学，所以一到柏林之后，就到中国驻德大使馆去转签过。在八月十三日，我到柏林的英国领事馆去签字，填了一张卡片，稍为问了几句，如“进的学校接洽好没有？”“带多少钱？”“你觉得到了英国没有什么困难吗？”，等等。再付了十个马克的签字费，他们就在你的护照上打了一个大印，签了字。走了出来，我就去买车票，买从柏林到伦敦的联票。一共有五张。第一张从柏林到阿克（Aachen），这是德境。第二张从阿克到勃鲁塞尔北站（Bruxelles Nord），第三张从勃鲁塞尔北站到奥斯登（Ostende），这都是比境。第四张从奥斯登到杜佛（Dover），这就是

过海峡的一段。第五张从杜佛到伦敦维多利亚站（Victoria Station）。

到口痕（Köln）地方要换车。口痕在阿克的前一站，可以换乘直达奥斯登的车子。我这次走，是和张承洪先生夫妇同行的。我以前已经提过，张先生是去年考取中英庚款来英国的，他这次也从英国到柏林看世运会。世运会闭幕后，他就到口痕附近的特罗斯陶尔夫德国最大的一家颜料厂去实习。这个颜料厂规模极大，据说占全德国资本的三分之一。张先生在英国的孟澈斯脱（Manchester）学纺织，这次经了种种介绍，好容易才能进这厂实习。实习了六个星期，刚好仍赶回英国开学上课。

他并不到口痕，他在口痕前一站特罗斯陶尔夫下车。他说他可以送我到口痕，将我送上了另一辆火车再回去。难得他这样盛意，我自然十分感谢，所以我们就决定十八日早上，在柏林夏洛登堡（Charlottenburg）车站上车。这班车子本是在柏林的大火车站腓特烈站开的，要经过夏洛登

堡车站，我们都住在夏洛登堡区内，所以在夏洛登堡车站上车，比较合算。

十七日上午我将隔夜写的通信复看了一下。下午一时去参加天放先生的宴会。回来已是四点半，写了几封辞行的信，整理整理行李，晚上记日中程大使欢宴席上的情形和演辞，十一时睡。

二 别矣柏林

十八日早上七时起床，用过早茶还没有到八点。我住的是四楼，两只箱子从楼上搬到大门口可真不容易。我们是昨天就说的了，房东太太给我介绍了一个人来搬，给他一个马克。德国人大都很穷，所以一个马克在他们看来也有相当分量。

箱子先搬下去，人到门口时，箱子已在汽车上放好。从我寓所到车站很近，汽车只要一个马克，但是车夫说箱子是他搬上去的，要另外付他一个马克。我们自己雇了人搬行李，为什么还要他搬呢。他搬没有搬，我们又没有看见。但是这个德国车夫那只眼睛全是一副杀气，我们也懒得

和他争辩，已经在柏林化了几百个马克，何必再吝惜这一个马克的赦施，给了他完事。

火车九点零六分开，候到八点半还不见约好的人来。同子亚兄去打电话，张君的房东说他们到动物园车站去了（另一车站，这班火车也经过），我们一时弄得很困难。几次说好在夏洛登堡站上车，何以会到动物园站去了呢？候到八时三刻还没候到，只好自己单独的走了。

两件大行李，如其能打行李票直接运到伦敦顶好，因为要换车坐船，一切不熟，带了行李，何等累赘。可是这两件行李运到伦敦至少要五十多块钱，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带了上车。

到九点，张承洪兄夫妇也来了，原来他们上一个亲戚处吃早点去。我们上车不久，车子就动了起来。欧洲的火车不像中国一样，每站停的时间都很短很短，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座位。这三等车就像平沪的二等卧车一样，一个小房间一个小房间间隔开着，每间坐八人，其余的人就只好立在走道或车门口。有一个德国人自己跑了过来，说

他愿意将他的座位让给张太太。至于我，这次从柏林到阿克整整的八小时就都是站着的。

三 向陌生的世界里闯去

车到汉那威 (Hanover)，有人告诉张君，说这车子只到口痕，不到特罗斯陶尔夫。原来德国的铁路像蜘蛛网一样的密，尽管特罗斯陶尔夫在口痕前一站，但到口痕的车子不一定经过特罗斯陶尔夫。这时大约在正午十二时，从柏林到口痕的路程还只走了三分之一。张君夫妇只好匆匆的将行李搬下车，我们就此中途失散，我一个人孤独地向陌生的世界里闯去了。

这次就是没有张君夫妇约好和我同行一段路程，我也打算十八日一个人先走。原来我从上海到柏林，一切护照、船票、行李，以及上船、上岸、乘车等，都是混在大群里，自己没有问过一点事。一方面说来，固然舒服不少，不要担什么心事，可是另一面说来，也有许多吃亏的地方。古人说：木头竹屑，皆有用之才。我说，买车票、

接行李，都是经验学问，所以我希望自己单枪匹马的闯到伦敦去。虽然我有些担心，语言不像在中国一样方便，不过我从小在江湖上飘，已有十五年了，大概也不至于出什么乱子。所以当张君夫妇中途分散后，我还是带着那样沉着的心情，毫不慌张。

四 一个德国人

我在车上正无聊的时候，那个让座位给张太太的德国人，来找我谈天。他的英文并不高明，和我也差不多。不过大体上彼此还能了解彼此所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国社党党员，但从他的谈话里，知道他是一个希脱勒的信徒。他告诉我没有几年之前，德国一共有二三十个政党，彼此侵轧，彼此争斗，可是现在德国只有一个国社党。他又说，德国必须有一个有力的独裁者，假如德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像今日的希脱勒，现在的德国不知将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又谈了许多远东方面的政局，可惜即使我在

这儿记下了，恐怕报纸也未必能够发表。总之我告诉他，说今日的中国再也不是从前的中国，今日的新中国具有充分的民族精神。他问我是不是中国分为南北两派，彼此攻击呢？我说这都是从前的事情，现在的中国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全国都在此统一的政府之下。今日中国的人民，都知道如何团结，为了要应付他们的环境。他说他们德国人忘不了一切在大战前他们本有的殖民地，他们现在的国土被人分裂为二。为什么他从东部来到西部，要经过一段外国的土地呢？（指但泽自由港。）他说他们忘不了，我说我们也忘不了，我们中国人再也忘不了我们的东三省。我说这句话时，我冲动得几乎要掉下泪来。

我们谈了半小时，后来他临下车前，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还打算给报纸写通信呢？我说还要写的。他说你能不能将一个德国人，为了对一个中国女子的尊敬，自动的让出了座位，能不能将这件事写进去呢？我说：“当然可以。并且我应当以一个中国人的资格向你道谢。”这样说时我们

握了握手。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出德国人的爱国心是如何的热烈，他们是如何的能随时利用机会为他们的国家宣传。后来我请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和地址，他在我的记字册上写：

Herrn Foachim Nolte

Lüneburg

Barckhausen Str.27

Germany

五 在口痕

早上我吃得太少，到十二点多钟就已饿了。但是我身上所剩的马克只有五个，我实在不敢乱用，以便换车时要开发脚夫。我这五个马克必须用到我离开德境。在车上吃一顿饭，听说要两三个马克，要是将马克用完了，回头搬行李时怎么办呢？出门出路，特别在人地生疏的时候，袋子里的钱应当多备一点。所以我忍着饿，车上几次打锣，我都不去吃饭。车上许多德国人，他们都自己带了面包和水果，德国人的贫穷是真实的，普

通他们决舍不得化一两个马克吃一顿饭，所以大家啃啃冷面包也能支持。我饿到下午三点多，简直很难受，于是只好买了两块面包，当中夹一块火腿，另外要了一杯咖啡，咖啡四十五分，面包六十分，只用了一马克多。可是这两块面包却难为了我的牙齿，拼着命啃，才慢慢的吞下了肚子。

四点多到了口痕，我向多少人打听了，才放心在口痕下车。脚夫来搬东西，我将车票给他看，他领我换到另外一辆车上，说这列车是到比国去的。我给了他一个马克。上了车不久，车就开了。在德国，英文简直不通行，这次我们在世运会中已经吃尽了苦头，一切报告、印刷品，都是用的德文，你用英文问话，普通德国人都不懂。在车站上也一样，你问他，他就乱答应。有一次我真够生气，当我在口痕上了车，查票的来，我说：“这车直到奥斯登吗？”他点了点头，我又问：“这车不到奥斯登吗？”他也点了点头。

后来在车上，我遇到一个二十多岁很美丽的太太，她才告诉我，说这车子只到勃鲁塞尔，并

不到奥斯登，说我到了勃鲁塞尔要换车，不过顶好到了阿克就下车，以便在阿克可以换乘直到奥斯登的车子。因为在阿克上车的人少，比较清静些，免得在勃鲁塞尔上车时太挤，不方便。

我在口痕换车时，离开车时只有两分钟，所以显得十分匆促，脚夫也好，站上的职员也好，他们不管我是要到奥斯登的，或者仅到勃鲁塞尔的，加之语言又不通，只管招呼我上车。到阿克时五点不到，我仍旧下车，在月台上等着换乘六时十二分在阿克开的直达奥斯登的车子。

六 在阿克

车到阿克，我先下车，向站上的职员问明白这车子是真的不直到奥斯登的，才招呼脚夫将行李搬下来。我自己身边本来有一张火车表，知道在七时十二分有一辆车子打阿克经过直达奥斯登。这一班列车经过口痕时，是下午六时零二分，我在口痕时，原就应该等六时零二分坐这一班的。不过当时受了那些不负责任的指挥，加之我想能

早一班车也好，所以乱坐了上去。在阿克车站上我整整守了一小时，倒幸而不甚觉得沉闷，只要路不走错，心中就很安慰了。

可是在阿克站上，德国人却给了我一个极不好极不信任的印象。就是当我在月台上等车时，我曾问过四个站上的职员，三个职员告诉我七时十二分这一班车是不到奥斯登的。他们说时并且将手里拿的簿子翻开来查给我看。还有一个职员（这个人能说英语）说这一班车直到奥斯登。我就告诉他，说我已问过其余几个人，他们都说这车不到奥斯登。于是他便带我去问，其余的那三个人将簿子翻给他看，害得这一位说这一班车到奥斯登的人，也弄得糊里糊涂。我这时心中真有瞥，不知如何是好。假如这七时十二分真的不到奥斯登，那我大不了到勃鲁塞尔住一夜，明天上午再从勃鲁塞尔乘车直达奥斯登。可是要是这样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一，十九日早上七时三十七分我到伦敦时，也许有一个朋友来接我，要是我在勃鲁塞尔住一夜，将使那个朋友空跑一趟，这是我极

不愿意的事情。二，我的护照只由英国领事馆签了字，比国领事馆并未签字，因为他们说，只是路过，无庸签字。假如我在勃鲁塞尔下车过夜，护照不是发生了问题吗？但是真无办法时，那也只好到了勃鲁塞尔再说，怕他们用专车将我送回德国不成？

六时五十九分，火车从北头来，车辆上挂的牌子，明明是Achen-Bruxelles-Ostende。这样我才放了心。

七 比境杂事

上车时仍旧由原来替我搬行李的那个脚夫将行李搬上车，又给了他一个马克。这时我袋子里还有两个马克，出了德境，马克就用不着了。这时上来了一个查护照的人，他只很轻描淡写的问了我几句，并不如何详细或严重。我说我还有两个马克，说时拿出来给他看了一下。我还有六镑十先令的纸票，也给他看了一下，我入境时在护照上注明的，是十二镑二十二先令（其余是汇

票)，但是我告诉他我在上海换了几百元的马克，在柏林没有够用，所以又在柏林换去了六镑多钱。他并不如何搜查，就将护照交还了我。（按德国法律，凡出德国境者，顶多以带十个马克为限，超出十马克者为违法，受极重之处罚。又入境时应将所带各种银钱数目在护照上注明，如出境时所带之银钱，并未在护照上注明者，即被没收充公。）

不久，就入比境。在第一个站时，有关员上来查问。我说我是直到伦敦的，所以箱子并未打开。又有查护照的来查护照，查来查去没有柏林比国领事馆的签字，我告诉他，说我的朋友告诉我，路过比国，可以不必签字。他也没有说什么，临时给了我一张通行证，叫我付了十个法郎。我想查护照是假的，因为他这张通行证实际一无作用，但是要多收入十个法郎，倒是真正的目的。

我就付了十个法郎给他，我也很愿意。因为十个法郎并不值几个钱，而一切多么的方便。我既不用在柏林巴巴的去找比国领事馆，在车子上

也一无麻烦，只要付十个法郎就干脆完事。

至于法郎，就是在这站上换的。在月台上有一人捧着一个活动架子，架子上有一个洋铅皮做的箱子，上面注明Exchange字样。一个先令换七个法郎，一个马克换七个法郎又七十五分。这样看来，先令和马克的价钱差不多了，但是在德国境内的车站上，一个先令只值半个马克。无论什么国家，在它的轮船上、火车上，或码头上，总是将外国钱的价值贬低，将本国钱的价值提高，所以在这种地方，旅客很容易吃亏。我在勃鲁塞尔车站买了两个面包和一瓶汽水，他要一个先令。一个先令照例值七个法郎，但是我给他法郎时，他说六个法郎够了，可见先令的价值在勃鲁塞尔站又比那一站低了。就是我们从上海来时，在中国一块钱可换四个立来（Lire），一立来合到二角五分，但是在船上的酒排间换，一块钱只换到三个立来。我们过苏彝士运河，在坡塞换时，一镑可换八十个立来，合起来，一先令可换四个立来（一先令合国币八角四分），则一个立来仅合国币

二角一分了，但是我在威尼市银行里换，一镑只换六十二个立来，而在普通酒店里换，则一镑仅换到五十二个立来了，这里面的上下多大。我在威尼市因要发航空信，等不及去银行里换，就是在酒店里换的。一个先令只换到二立来六十分，真是吃亏不小。

八 到奥斯登

车子一驶入比境，我的眼前就立刻换上了一种景象。在柏林我们所看见的，是一律五层的高房子。我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有这印象，就是树木葱郁，马路整洁。可是一入比境，就另有一种感觉。房子既没有德国高大宽舒，也极参差不齐，或者两层，或者一层，一点没有秩序，尤其明显的，就是地面上一点也不干净。沿途没有高大的树木，有的只是东零西散的矮矮的灌木。

这一列车子还算是空。我本来一个人一间，后来进来了一个外国太太，大约四十多岁，她说她上利物浦去，我们可以同路到伦敦。但是我相信

她并不是一个英国人。除了她上下车我帮着她拿一点小行李外，我们并没有什么谈话。我总觉得和四十多岁的太太说话顶乏味，和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说话，她会将你当孩子看待，说话里充满了一种慈爱。和三十多岁的女太太说话，则她的谈话还多少会使你领略到一种中年妇人的风情。惟有四十多岁的女太太说话，顶枯燥，这也许是我狂放之谈，不知读者有否同感。

过勃鲁塞尔时，是晚上十时。在欧洲，晚上十点钟还是很早的，因为他们晚餐要到八时才用，天到九时才黑。我在离德前两天曾写了一信给在勃鲁塞尔的汪漫铎兄，约他在站一晤。我和他已快半年未通信，我寄信给他也根本不知他是否在勃鲁塞尔，信是由驻比使馆转的，即使他仍在勃鲁塞尔，他也不一定天天上使馆去看信，所以那晚过站时终于未见他来。

到奥斯登时是晚上十一点三十四分，我招呼了一个脚夫上来，告诉他将行李搬到船上去，他告诉我他的号码，他叫我放心尽管下车。

九 海峡一夜

从车站到渡船，即使你不认识路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一批下车的两三百个人，都是过海的，你尽管跟着大群走。在出站时，前后依次排队，没有一个人抢到前面去或乱挤。在德国我所见的情形也是如此。欧洲叫这做Line System。到邮政局去发信时，排成一线，谁先到谁就排在前面。要是你不排在队里，自己另外去站在柜台前面，大家的眼光里就对你直看，表示不义，甚至有的人命令你走过来站在最后。由此可见在一个教育十分普及的文明社会里，舆论有如何的效力，使你不致不遵从这社会的公律。在站口的壁上，挂着牌子，叫你将护照及船票预备好，到出口处，他们在你护照上盖了个出口章，并将你联票上的那张从奥斯登到杜佛的票子撕下，另换了一张船票给你。这张船票他们叫Landing card，这张Landing card是很重要的，假如你不换，则到杜佛时，不得上岸。所以千万必须换了船票才上船。在本来的

一张联票上，也这样特别的注明着。

上船时那个脚夫已在船等我，接着将行李指给我看，我给了他十个法郎，他很满意。我事前曾问过朋友，说奥斯登的脚夫常常爱争论，至于英国的脚夫，你给多了，他也会找你的。他说大约给他十几个法郎即可了。但是同车的那位外国太太却说给一个先令即够了。我折中起见就付了十个法郎，我想要是付他八个法郎，大概也可以了。

船上只有头等和二等，并没有三等。所以假如买了三等车的车票的，要是上船找三等舱，那永远也找不到。头等舱有卧铺，但须另外付钱，付多少我不清楚。普通二等，就都抬一张躺椅躺在甲板上，睡在海风里。我在柏林一月来已够疲倦，在火车上又站了八小时，这夜里既无睡眠，还要被夜寒海风所侵，心中真担心着要生病。记得前次从威尼市到柏林也是如此，在威尼市两夜未睡，在明兴这晚上又受了寒，还要在火车上坐一夜，也真担心生病。此去柏林，为的写通信，到了柏林就生病，这如何交代过去，幸而总算一

直支持到世运会闭幕。可是我现在在伦敦补写这记事时，身体精神也都很好，大概不至于有什么疾病，但愿无病就好。

船夜里一点开。我下半时就从衣箱里将我的夹大衣拿了出来穿在身上。这时可真夜凉，假如那时我穿皮大衣，我一定觉得正好。我睡在躺椅上只是发抖，只得开了箱子，拿了一条毛巾，将脑扎好，以防给海风吹得脑痛。这我从上海出来时，在海船上已得过教训。我又将我的雨衣拿出来盖在身上，一件厚浴衣罩住了头，以免受风。这样你们可以想象，好在是夜里，并且大家都是这样。记得稚晖先生给我的信里有一段说，没有钱尽可夜里去坐在泰晤士河边的椅子上，斜倚假寐，这一夜的渡船上就可真有这风味。我实在倦，总算勉强睡着了一忽，到五点钟天还没亮，我们就已驶到杜佛了。

十 查验护照

杜佛是到了，然而，就到了一个重要关口，

因为护照行李等有无问题，都在这地方决定。我仍旧招呼脚夫给我搬行李，他给了我一个号码，叫我在海关上找他。我上了岸，Landing card就在上岸时收去。进车站入口处查验火车票，再到查护照处，情形很便利，没有问几句话。我现在将我们的问答记在下面，以供第一次打算去英国的人参考。

（问）你打算在英国住多久？

（答）三年。

（问）你来英国的目的是什么？

（答）读书。

（问）打算进什么学校？

（答）爱丁堡。

（问）在没有到英国来之前，已经接洽了吗？

（答）是的。

以下还有一句话是他随便问的。

（问）学什么？学医？（爱丁堡的医科很著名）

（答）文学。

其实我并非读文学，我所以随口答文学，一

则因为爱丁堡大学的文科很有名，二则英国人对于文学素来很看重。问话就不过这样。他在我护照上盖了一个进口章，以后就是谢谢你，再会。

在这儿我还要补叙一件事情，就是当在奥斯登下船，给你船票时，另外还给你一张卡片，这是专门为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到英国去用的。要你填写一下，很普通，如姓名、年岁、国籍等，并无特别事项。查护照处派司了这张卡片就交到另外的一个地方，由他们存查。

十一 一只照相机的厄运

护照查过，就走进海关。我的行李已都放在柜台上。关员先将一块牌子给我看一下，问我有没有带如这牌子上所注明的违禁品或要纳税的东西。我说我弄不清楚，我将行李打开来给你看好了。我这样答复是别人教我的。因为我说没有，他未见得就此不查，我落得说请他查好了，表示自己的坦白。其实我的行李里，的确没有什么违禁品或者要抽税的东西，就只有一只照相机有一

点问题，我的不放心，也就在这只照相机上。我先开那只放衣服的铁箱子，他招呼我不必开，开那只大皮箱。他略略一翻，手脚很有礼貌，比中国车站上查行李的先生们有教育得多。最后又开那只小箱子，这照相机给他查到了。他打开来看了好久：

（问）这只照相机是什么地方买的？

（答）中国买的。

（问）不是德国买的吗？

（答）不是。

（问）买了多久了？

（答）半年。

（问）你在柏林拍了很多照吗？拍了多少？

（答）我是中国南京《中央日报》派我到柏林去采访世界运动会消息的（我将世运记者证给他看），一共拍了一百张以上，都寄到中国去了，将来刊出后，我可以寄你证明。

（问）这只照相机你在中国买多少钱？

（答）中国钱一百零五元。

我又说，这只照相机并不是我自己的，是我报馆里的。

他还问了许多话，最后将我叫到里面去，叫我填一张单子，先填 Pover 一字，单子上各种问题，我一一填写，有一二条不十分记得，我记得的是：

（问）你打算在英国留多久？

（填）两年或三年。

（问）这只照相机买了好久？

（填）半年。

（问）什么时候买的？

（填）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

（问）什么地方买的？

（填）中国南京。

（问）将来什么人带走？

（填）我自己。

（问）在英国住了三年后，上什么地方去？

（填）回中国。

（问）你不预备将这只照相机出卖或送人吗？

（填）当然不。

(问) 这只照相机买多少钱?

(填) 中国钱一百零五元。

另外他叫我在单子上将照相机的名字写下，我写Rodunstock，他又将镜头上的号码和镜箱的号码读给我听，叫我抄下来，并叫我注明，这只照相机是属于我的报社的。

最后他又问我（他看来看去，已看了十几分钟），你到柏林是拍世运会照片的，这次带到伦敦来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说我将这照相机带到伦敦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没有便人替我带回中国。第二，我带到伦敦，也可以拍照片寄给我的报社。我说，英国是世界议会政治的母亲，泰晤士河畔的巴力门（Parliament）和惠斯敏斯大寺（Westminster）等的建筑，幽古伟大是世界闻名的，英国没有成文宪法，然而英国的政治却仍有平和规律的演进，从没有任何暴力的革命。这一点全世界研究政治或社会的人，都不敢忽略。英国在政治如此，就全因为英国人民爱好和平，守秩序，有安定的生活。一切英国文化的悠久，政治的清

明，人民的驯良，我都可以用我的照相机，拍了照片寄到中国去在报纸上发表。我们中国人对于你们英国的文化素来十分景仰。这是我的责任，将贵国一切的美德尽量地介绍给东方的几万万人士。

这位关员先生给我这样一说，就显得乐不可支，他脸上尽是一堆一堆的笑容，我看他有些不好意思和我为难，我就乘机将手伸了过去，和他热烈地握了握手，说：“谢谢你。”这样，我的照相机又仍旧回到了我的手里了。

从海关上出来，就上火车。这时已五点半七十分，五时四十分火车就开，险些儿没有能赶得了。脚夫将行李给我搬上车，问了他多少钱，他说随我给，我给了他两个先令。我明知道给多了，一则身边没有零钱，一则照相机幸而未被扣留，所以心中也觉安慰。昨天邵象华先生来看我，他的一切情形都和我一样。他的单子也填了，然而他的照相机却依然扣留在杜佛的海关上。我这只照相机本来买一百三十五元，我恐要抽税，所以少说三十元，是五月在南京新街口冠龙买的，

多说了两个月，写三月间买的，其余一切都是实情。至于邵君的一只，的确是德国带来的。他恐怕要费许多事，可还不知道这只照相机收得回收不回。

十二 从杜佛向伦敦进发

杜佛，这地方我在黑夜里匆匆经过，她和我可以说完全是陌生的，然而她这名字我却已知道得很久，而且对于这地方有特殊的感情。读者要是读过英国大文豪却尔斯迭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的，这本书开首不就是说坐邮车到杜佛去的事吗？他这一段描写使我们脑中泛出如何一个荒凉恐惧的古城的印象。我读这书时还远在八年之前，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忘记，一个大文人名著的感人是如何的深刻。

火车五点四十分开，我久闻英国火车的舒适，这次可真的亲身经历了。全是丝绒坐垫，远在中国二等车之上，难怪英国一般人普通只需要坐二

等。格式和我前面说的德国的三等车相同，也是一间一间的，不过每间只坐六人，每间两边都有门，可以直接上下月台，不用在走廊里经过，走到总门才下，所以走廊则比较狭了一点，仅容一人行走。

杜佛的车站和海关，这一条长堤，直伸在海里，所以沿途看见海浪一阵一阵的卷来。天色渐渐放亮，我们在这将尽的夜色里，特别感到自然的神秘和严穆。我在车上又打了一忽，我平时是顶不会坐着入睡的，可是我这时实在累了。后来一路所见的风景也极好，尤其是沿途都是一群一群的牧羊，他们就是使英国成为世界纺织业首位的供给者。七时三十五分抵维多利亚站，到伦敦后的情形，当详另文。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记于伦敦

英居漫记

一 八月十九日

今天清早七点三十七分，车到维多利亚站（Victoria Station），从大陆上来的旅客，大都在这车站下车。我因为在杜佛上车时，时间已很局促，所以坐的最后一辆。我下车走前不几步，就看见苏芹荪兄在东张西望。我在离开柏林的前两天，曾经写了一封飞机信给他。这封信他是十八日上午收到的，所以今天（八月十九日）能前来接我。

我此时袋子里零碎钱只有一个先令。这三件行李，我在杜佛既付了脚夫两个先令，这时就觉得有些不好办。我问脚夫要多少钱，他也像杜佛的脚夫一样，说随你给。芹荪兄说，给他一先令

试试看。我给了他一先令，他说了一声谢谢，没有张论，将我们的行李搬上了汽车。于是我们直接驶到了我租定的寓所。

在伦敦，汽车上带行李，要另外加钱，并且两个人坐和一个人坐的车钱又不同。从车站到我寓所，一共四先令三便士，另外应该再给他六个便士的小账。我付了五个先令，车夫应该找还三便士，但是他说没有找，我们就多给了他三个便士，他非常高兴。照例车夫只管开车，不管搬东西的，这次也帮我将行李搬到楼上。

我们到时，还只有七点五十多分，房东考德先生刚起来，他给我们开了门。

房东考德先生已有六十多岁，头发胡须全是白色。我还不知道他的经历，据说现在告老在家。房东太太大约五十多岁，身子比考德先生健康得多。这两口子还算和气。

我洗了脸，下去用早餐，普通情形是不能留客人的，这次因为我初到，所以也邀芹荪兄在一起用早餐。在欧洲的家庭里，担当招待的责任的

总是主妇，所以房东先生躲在厨房里，倒是房东太太陪着我们，有说有笑。餐室就在厨房的前面一间，一张大餐台靠着墙壁放着，窗口上还有许多盆花。

九点半左右，就同芹荪兄一起出去。因为我先要买一本伦敦指南，并索取一张地道车的地图。我平时自问识路的能力极强，但是伦敦这地方实在太在太大，交通太密，我相信我只要走过一次的，总能就此记得，但问题就在这第一次不容易允许我乱闯。

我们化五个便士坐公共汽车到伦敦最热闹的一带牛津大街，化二先令六便士买了一册指南。

我们又便道到大英博物院去溜了一圈。这是世界上顶大的一个博物馆，今天到那儿去只能算认识认识路。

从博物馆出来，就到中华协会走了一下。最后则又到芹荪寓所里去谈天。讲到一点多钟，于是我们同出来吃饭。我们坐车到牛津大街，打了几个弯，走进了“顺东楼”。

我们吃一先令六便士一客的饭，先有一道汤，是猪肺咸肉汤，味儿很好。他们也像西菜一样，先喝汤，汤喝完了，再上菜上饭。三样菜，一样是冻肉片，黄瓜打底，一样是鸡丝豆芽等热炒，一菜是猪蹄子，合起来要比柏林便宜些（这四样菜在柏林吃，大约至少六个多马克），不过味儿却不一定比柏林好。

饭后我就回来休息。火车上已够疲倦，加之又一夜未睡，所以已十分疲乏。我睡了一小时半，五时余醒来，整理整理箱子，七时半晚餐。

在用晚餐之前，我听到下面客室里有钢琴的声音，我以为房东太太在弹，后来才知道是房东太太的儿子。她看见我下来，拉我到客室里介绍，她的媳妇也在一起。她说她就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每星期来看一次，总在星期三的下午。他每次来只留两小时，从六点到八点，但是今天他将坐到晚上十一点才回，因为今天是她儿子的生日，所以她的媳妇今天也一起同了来。房东太太这样说时，她很高兴，好像很安慰似的。她的儿子现

在在银行里做事，有很好的收入。

晚餐后他们就在客室里打“勃立其”纸牌，
九时半左右我先告退上楼休息。

二 八月二十日

今天醒来时在七点半左右，这一夜睡得十分甜蜜。昨晚临睡时，房东太太问我要不要今天早上叫我。她们用早餐通常在八时半。房东太太的意思，大概是指叫我起来用早餐。我谢谢她的好意，说用不着。因为从来就不希望别人为我多费神，况且我这几天又没有正经事情。其实，我平时醒时总在七点左右，任你前一晚睡得多迟，夜里一点也好，两点也好，我总是在第二天的早上七点左右醒了。这就是一个神经衰弱的人所特有的苦痛。我就巴望有这么一个时期，能够早上非有人叫唤不醒。要是那样，我的身子一定比现在

结实多了。

用了早餐，就回房间写了几封信，其中一封是寄熊式一先生的。熊先生就是《王宝川》的译者，据说他是现在伦敦顶有钱的一个中国人，就是郭泰祺大使的钱也没有他多。余上沅先生介绍我去看他，我将余先生的信先附了去。我告诉他我想去看他，请他约好时间。

事情做完后我走出去无目的的闲走，想把寓所附近的地方先认个清楚，便路将信稿发出。我又化了一个便士，磅了磅身子，计一百二十一磅。我想每一个月磅一两次，看看到了英国之后，体重还是加增，亦是减少。

另外还买了两匣火柴。我并不抽烟，但因为屋子里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气灯，所以非有火柴不可。这可以看出英国，是如何的守旧。

午后，一则因为无事，一则因为体状尚未完全恢复，所以仍睡了一觉。三时起来，写了二小时稿子，五时半出去散步。离我寓所不到一百步，就有一片大草地，四周有树木，当中还有小池沼。

这片草地大约有中国整三百亩光景，许多小孩子在那儿跑着跳着，老年人穿着深色服装，带着帽子，缓缓散步，许多老太太则坐在铁椅子上。我可以每天在疲倦的时候到那儿去散步，呼吸空气。

三 八月二十一日

今天一顿早餐从八时半吃到九时半，和房东先生房东太太谈了许多话。这两口子对于保守党大表不满，批评得许多。看上去他们是一个工党的党员，家里看的报也是属于工党的。他们说他们的生活程度比大战前提高了两倍，他们说大部分的英国人都不希望战争，都仇恨战争。假如别的国家来攻击英国，那，房东太太说，就是她们女的也会跑上前线。可是假如英国要去攻击人家，他们相信政府将招募不到一个兵士。上次的大战，他们已受够了教训，他们需要和平。

九时半回房间后又写了两封信寄柏林几个友

人，谢谢他们的照料。

这时天色十分难看，我深恐会下雨，所以赶忙出去买了一把洋伞。这儿的人，差不多每个人至少有一把伞，即使晴天，也要将伞带着出门，以防天忽而沉下脸来。我别的事情可以搁起，吃饭总不能不吃，所以我赶没有下雨时先去买了来，以免临时局促。

我买的顶便宜的，四先令六便士。房东先生房东太太都说买得好，但是这价目合到中国钱，可已经要四块钱了。

回寓后补写昨天的日记，刚写完，邵象华君来看我。原来他住的地方离我不远。我昨天闲走时，他的寓所我曾走过，不过当时没有留心。他带我到附近的地道车站去认识认识路。这虽然是我寓所附近顶近的一个地道车站，然而已经很远很远了，大约要从新街口走到花牌楼这样一段，也许还要远些，要每天跑到那样远的地方去乘车，可真苦了。

四 八月二十二日

每天的生活单一，时间还不能排定。乘这几天无事，将一月来积在心中要记的事，写下来也好。今天从早上写到下午五点，零零续续，居然将《从柏林到伦敦》这一篇写完了，不知不觉中竟写了一万多字，文字里既无情绪，又无思想，仅仅是记事，那真顶容易写，也是顶无价值的一种文字了。在读的人读来，因为你所经历的不一定是他所经验的，或者感到若干兴趣，在我自己，也不过将自己所经过的记下来纪念纪念，除此以外，这种文字真没有什么意思。

昨天吃晚饭时，房东太太告诉我洗衣服的办

法。另外有人来收，每星期收一次，并不论件，论重量。起码四磅重，一先令六便士，洗得自然差一点。假如要考究，也可以，不过每一件就要六个便士或六便士以上了。但是我一次洗衣，不一定要洗四磅重的衣服，则也要付一先令六便士岂不冤枉。所以我们又想到了一个格外经济的法子，就是此间还住了两个中国同学，我们的衣服都合在一起，假如超出四磅，自然照加。将来由房东太太看各人洗的多少，代为分派。这样一来，一个月的洗衣费，有三四个先令很够了。一个月只化三四个先令的洗衣费，在英国真是少有了。但这一种经济办法不一定每人都能享受到，全看有无这方便。昨晚房东太太还将同住的一位徐君洗的衣服给我看，四件衬衫，一条短裤，四五条小手帕，四五条领子，还有几双袜，一共只派到一先令二便士。一先令二便士只合到中国一块钱，真不比中国贵了。

从前国内打听许多关于伦敦的情形，特别用费一层，普通答复，总说单生活费每月要十五磅

左右，至低也要十三镑。许多事情非你亲身经历，不知其详，其实在伦敦尽有许多可以节省的地方。

今天是礼拜六，房东考德先生吃了晚饭，就去看Cricket了。这是英国在夏天顶普遍的运动。英国有两种球类是他们所谓 National Game，一种是足球，在冬天玩的；还有一种就是 Cricket，专门在夏季玩的。考德先生对于 Cricket 有特别的兴趣。当他年青的时候，他Cricket玩得很好。在餐室里还挂着他在三十几年之前拍的一张照，就是他们打Cricket的一个Team合摄的。一个人年纪老了，自然变得更丑陋。然而谁看见了考德先生，会相信他少年时候竟然那样的英俊呢？我们看了这照片，也看这六十多岁的老翁，真是禁不住引起一种人生的感慨了。考德先生年老了，他已早就不玩这项球了，然而他的兴趣可没有减。他每个星期六都去看Cricket，房东太太说她愿意他去看，他每星期应该有一次机会来让他的兴趣鼓舞起来。

五 八月二十三日

今天仍旧写稿，写《从威尼市到柏林》一篇，刚动了一个头，邵象华兄来访。他给我带来了一本伦敦地图，每一条街都可以查得出，这对于我有极大需要。我打算去照样买一本，然后将他的一本还他。

邵君走后，无意中又遇见杨德翹兄。原来我这房子他曾住过，他是来看看考德先生和考德太太的。据说英国人的房子没有租过给中国人的，就不大愿意租给中国人，可是租过给中国人的就只想租给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有拖欠房租等类的事情。我这座房子就住过不少中国人。

考德先生、考德太太、杨君，和我在一起拍了两张照。外国人的兴致真好，人老精神不老。

晚饭后去那大草场散步，有音乐队在演奏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总有几千人，或者跑跳，或者坐着，或者徐步，或者躺在草场上。他们真是有一个愉快的星期日。

六 九月四日

整整十天没有写日记了。我过去向无写日记的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偶尔有过想写日记的念头，但写了两三天就搁笔了，实在生活太单调，简直没有什么可写的。但是因为向来不记日记，所以即使有时真有可记的，也就给随便放了过去。

我现在在记日记，并不是为了我的生活一时变得如何丰富。不是。我也并不会许下愿打算以后一直记下去。假如我的日记能继续到什么时候，那不过是因为我借记日记来调剂调剂我的生活而已。

这十天来，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之外，我每

天都跟同住的万君上经济学院图书馆看书，没有上什么地方去过。八月二十七日曾在熊式一先生寓所里吃了一顿午餐，是一顿精致的中国饭。熊太太自己做的。谈了一些国内剧坛的情形。

今天没有上学校，因大前天使馆有信来，郭泰祺大使约着今天上午去看他。从大使馆出来，我又上中华协会（China Institute）去看报。好久没有看到《中央日报》了，一下子从八月二日的报看到八月十五日的，可谓看畅了。

七 九月五日

今天是礼拜六，照例都不上学校。上午上附近的图书馆去看报看杂志，天下着小雨。伦敦天气之坏，是世界闻名的。可是自从我到了伦敦的两个多礼拜，倒一直是好天气，据说为历来所少有。我带着伞去，先在阅报室溜了一圈，再上楼进杂志室。我将我的伞放在我桌子旁边，将一篇文章看完，又走到别的桌子上去看别的刊物。我要看的那篇文章很长，从十时整整看到十二时。看完时忽而想起了我的伞，后来看见仍在我第一次看的那本杂志的桌子旁边，才放心。那时那桌子上也坐着一个人，在看我刚看过的那本杂志，

我未便显得小气，所以没有去将那柄伞拿回来。我又接着翻另外几篇文章，到十二时半，打算回家吃饭了，则看见我的那柄伞已不见了。我所看见的那个看杂志的人这时也走了。我的伞是不是给他顺手牵羊的带走了，我不知。总之找来找去找不到，告诉了图书馆的馆员也没有用，只得自认晦气，自己警戒自己下次小心些。

我们总以为英国的社会不致下流到如此。因为未便在英国人面前显得我们中国人小气，所以我虽看见了伞也并未去拿回。不料我们想象中“绅士的英国”也只是一个纸糊的脸具。我来伦敦还不久，但已听到许多中国同学批评英国的意见，自己也亲眼见到过好几件英国人做出来的并不高尚的行为。这许多材料都在我心中，将来如有机会，当再写出来。

下午只得又去买了一柄新的，和失去的一柄价值一样。在中国失去一件几块的东西，心中还不觉得，在此地要我凭空多损失四个半先令，我倒有些蹩扭。

八 九月十日

入学校的事情，究竟怎样，这半个月来在我心中老是不能决定。一个人只有一条路走的时候，干脆就走着那一条路，假如同时有几条路走时，就常常弄得疑惑不决。上 China Institute 去看西尔考克先生 (Mr. H.T.Silcock)，因为我向爱丁堡大学报名是托他代办的。我在二月初即将文件寄给他，到六月底我临出国前，还未得到他转来的爱丁堡的正式答复。原来爱丁堡方面在五月里就有了复信，允许我入学。可是西尔考克先生一时记不起我这个人的来历，所以他就将关于我的一切文件搁了起来。我去问他时，他才好容易记忆了过来。

爱丁堡方面既已答应我入学，我今天就依照了他们的手续将表格填好，并汇附五先令，寄到 Scottish Universities Entrance Board 去，请他们将 Attestation of Fitness 寄来，俟这 Attestation Fitness 寄到后，我就可以直接向爱丁堡大学接洽选课及入学的事了。我打算再在伦敦住十一二天左右。

九 九月十六日

昨晚写稿，睡得太迟。一晚都未睡好，早上四点多即醒了，到六点半光景又睡了过去。八点左右给房东老头儿叫醒，因为他来给我送水。每天早上洗脸的热水，都由考德先生提上楼。要是你还没有醒，他便来叫醒。这屋子里起得顶早的是我，因为我已成习惯，醒不迟。我平时总是自己下楼烧水，五分钟即行，十分方便。今天可破了例，起来迟了，便连早操和深呼吸的时间都没有了，因为脸刚洗好，楼下已在打吃早饭的铃。

今天上午先上经济学院看了一回书，就去找自爱丁堡来的王君，想向他打听上爱丁堡的汽车

站在哪儿。他恰巧一早就出门，所以未遇。

回来时在地道车上居然遇到了费鉴照兄，这真是意外，我们都高兴非凡。在车中未能多谈，约好二十日他来我寓所看我。

十 九月十八日

昨天收到王君复信，今天上午到 Victoria Coach Station (161 Buckingham Palace Road.S W1) 去打听到爱丁堡的长途汽车的情形。从伦敦到爱丁堡，长途汽车要走十三小时，每日两班，上午七时半从伦敦开，下午十时五十分到爱丁堡，还有一班上午八时开，下午十一时二十分到。车费单程三十先令，来回五十先令，火车单程四十九先令六便士，来回六十六先令。汽车自然比火车经济，可是行李只准带小件的，在六十磅以内。我的行李既大又重，所以要问他们究竟如何处置。

汽车公司给我介绍到Carterpoterson (128.G

Sewell Road F.C.) 去问，这是一种旅行社的性质，可以代运行李。他们问我大约有多少重，是不是有二百磅左右，我说差不多。我问他们能不能有车子到我寓所里去提，因为假如要我自己送到他们公司里来，这段汽车费先需要七八个先令不上算了。他们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们住在 SWII.Clapham Junction。他们和我一算，说大约要二十多个先令。二十多个先令行李费，再加上三十先令汽车票，不已是五十多个先令了吗？那我还不如坐火车了，既快又舒适得多。

从那儿出来，我又到 Liverpool Street Station 打听坐火车的情形。我决定乘二十二日上午十时由伦敦开的一班火车去爱丁堡，该日下午五时十五分可到爱丁堡 Waverley Station。

午饭在经济学院吃。饭后与陈凤书兄同去看新由国内来的张宗燧兄。他是本届中英庚款的公费生。我们到时，夏鼐兄已在。我们四人，都是从前中学里的同学，今天一旦在伦敦相遇，真是欣慰愉快。

十一 九月十九日

上午去淘旧书店，一无所得。下午同住的万异兄请我去看电影。我们同住一月，彼此的感想印象都很好。我离伦敦在即，所以他今天做了东道。据说英国的电影院每次都开两张片子，放映的时间大约在二时半至三时之久。这次完了，接着映下场，你如爱看，尽可坐着不出去。我们去时，第一片已映过一半，所以第二场接着映时，我们也没有出来，直到第一片上半部未看的一部分看了才回家。第一片和第二片之间，有一段音乐，在舞台前一个小讲台似的建筑，用电慢慢地升了上来，一架钢琴，一个奏乐的人。他先有一

段极短的说白，接着电灯熄了，钢琴奏了起来。由放声筒播送，所以声音很大。歌曲的词儿一句一句都同时在银幕上映出来，大部分都是一些情歌。而这些情歌一面奏时，台下的男女观众就一齐唱了起来，真热闹风趣。

十二 九月二十日

今天下午五时十五分，我已到了爱丁堡。今天早上醒得特别早，起来后将还有几件零碎东西齐好，仍旧出去散步。昨天曾和一个汽车夫约好，招呼他今天早上八时四十分来我寓所接我。吃完早餐刚好八点半，将行李从楼上搬到楼下。汽车准时驶到，万异兄陪我上车站。九时十分驶到 King's Cross Station。

从伦敦到爱丁堡，这段路程据说约摸像从南京到天津。但是从南京到天津火车要二十余小时。我坐的是 Flying Scotsman，从伦敦开，一直到爱丁堡才停，真可谓特别快车。这车子每小时可行

六十公里，据说还有一种更快的火车，每小时可行一百余公里，速率和飞机相仿。

我坐的是三等，行李可以不打行李票，但是也不能放在房间里，车上另有车厢是专门放行李的，你看脚夫将你的行李搬了上去，到爱丁堡下了车再自己去认。并没有什么文件根据，据说没有发生过什么遗失的事情。三等旅客带的免费行李不得超过一百磅，我的两件行李大概已经超过了重量，那个脚夫一面搬一面告诉我，说我本应付过磅的钱。他的意思无非说，他已帮了我的忙，使我不必多出过重的钱，希望我的脚力付得好看一些。我说：“我懂得你的意思。”我给了他一先令五便士，他似乎很高兴。

爱丁堡有两个车站，叫Princes street Station和Waverley Station。我是在Waverley站下车的。在欧洲，比较大的城市，火车站总有好几个，所以要希望朋友来接你，必须将到的车站写明白。记得我在柏林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从英国来，有两位朋友分头到两个车站上去接他，恰巧他在另外一

个车站上下了车，彼此白候一场，十分扫兴。

这儿有一家中国饭店，叫广东饭店。这儿中国学生有三十余人，一大半是华侨。这广东饭店的主客，就是这些华侨以及一部分印度学生和非洲黑人，英国人也不少。伦敦的中国饭店也是这样，外国人去吃的很多，他们都很爱吃中国饭。可是这儿的这家广东饭店，烧的味儿就远不及伦敦和柏林的中国饭食了，简直差得很远。今天晚饭就在中国饭店吃，有一只我从未吃过的菜，是鸡丁炒波罗蜜，不甜不咸，殊难下口。

十三 九月二十三日

搬家是最麻烦的事，我原想住定一块地方，不再迁移，可是，我今天决定只在这处住一星期，下星期非搬不可。原来这地方太闹，两条电车线正在我屋子前的一条马路上交叉驶过，昨夜我虽然疲倦，可是给车子的声音闹得无论如何睡不着。这地方决不能长住，所以决计告诉房东，我只打算住一个礼拜。

下午出去荡马路，便中找房子。有一家小铺子，专门带做这种生意，你要租房子，或出租房子，都可以在他那儿登记。他要我先给他两个先令，即将许多地点告我。我先给了他一个，说要

是找到了合适的，另外一个先令再给他。他同意了，于是开了几个地名给我。

我并没有照他的地点去找，因为我在有一条路上，遇到几个女孩子，她们大概好奇，忽而和我搭起话来。她们都在十三四岁的光景，一半天真，一半害羞。我说我打算找房子，她们就说哪一家哪一家有空屋，领着我去接洽。

最后我到了一家，那个房东太太说房子要到二十八日方有，因为现在有人住着，下礼拜一方搬去。我觉得与我十分适合，我本来要到二十九日才能搬，因为我在现在住的地方已付了一个星期的房租，应该住到二十九日。她招呼我明天下午二时至三时去看房子，再谈其他。

十四 九月二十四日

上午去图书馆看报，下午二时至三时去看那屋子。决定二十九日搬去。

这两天很觉寂寞，有时几乎无以自遣，倒是坐下来闷着头看书，寂寞之感，反觉轻松一些。这儿也有一个China Institute，完全是华侨的势力。从前还有几份中国报，据说因为华侨看不懂，所以现在中国报完全不订。因今天各报都用大字刊载上海日军登陆的事件，我的心常常飞回到几万里外的祖国。

晚饭时房东太太特别招待我，菜的味儿并不高明，但她的好意我实在感动。因为我已告诉她

下礼拜要搬，她明知道我就要走，还很热心的照应我，这就很难得。苏格兰人对中国人本来态度很好，最要不得的是伦敦，中国同学常常受气，看别人的白眼。

今天这儿已经俨然初冬景象，有风，要穿大衣。想到国内，大约正是盛暑刚过，顶多才交初秋吧。

十五 九月二十七日

九月二十七，今天是礼拜天。我来爱丁堡已经有五天。我喜悦爱丁堡这地方，为的我喜悦她带着那么一点中世纪的风味，并且她还充满着一种宗教的氛围，每一座建筑好像都在向着上帝诉说着它的信心。我们在都市里呼吸得太久的人，对于伦敦没有一点良好的感情。我惧怕伦敦街道上那股不变的汽油异味。伦敦那灰色的天幕，那滞浊的空气，使我们的心灵一天一天的变得冗俗。那样的匆忙，那样的紧张，那样的单调机械，我们就简直得不到一点时间的罅隙来让我们解开我们郁塞的灵性，我们就简直得不到一口新鲜的清

风来冲刷一下我们肠胃里的沉淀。伦敦，她有世界顶大顶完备的博物院，她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的惠斯敏斯大寺，她有议会制度之母的巴立门，可是她勾引不起我一点爱恋的感情，我和她没有一点缠绵的缘分。

爱丁堡！呵，这一个带有中世纪风味和宗教氛围的古城市，她是多么的虔诚穆肃。这起伏的地形，这孤傲的山峦，这山峦上中世纪还留下来的城堡（Castle），使这一个北欧的城市变得多么神奇，多么令人向往。这宽阔的街道，这高大巍峨的建筑，我们在这建筑下的街头上走过，我们的心境是多么的舒弛。街巷尽头那低低的像城门似的围拱，是如何富有怀古的幽情。房舍的建筑，一律是用那些不规则的粗大的石块，错纵地堆砌着，使人看了觉得另有一种风趣。

只要我们抬头一望，在近身远边，随处都是那尖尖的教堂。这儿的人都有良善的信念，他们相信在上帝的庇护下，人类都该平等。他们的眼睛里都射出圣洁的光芒，像圣母似的将两只手按

着胸口，吐着慈祥的字眼，和你说话。

我来这儿虽然只有五天，然而好像在这儿已经挨了五年。这些肃穆的街道建筑，这整个肃穆的空气，一面使我幽然生趣，一面又使我欲引起一缕落寞之感。这儿的气候应该很冷，这九月底的日子，就已经是初冬的景象，风刮上身，使我回忆起从前在北平过冬的情景。当我们在春天，在夏天，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永远只是活跃飞溅的一个方向奔放。可是一到了暮秋冬令，我们就浓浓地留恋着一个家庭的暖和。我们憧憬一个家庭，喝一壶热茶，烤一回火，有一个人和你答话。一种骨肉之感，一种人伦之乐，就在这冬天的黄昏，最易使你深切了解，深切怀望。然而我，我在辽远的北国，每天自己弄着伙食，听着那Gas吐出来的单纯的声音，它的火舌告诉我现在的心情是如何的孤独。我惘然的站在窗口，俯看着那被晚风扫刷了的冷静的街头，我是如何的愁情满怀。今天，我再也不记得我祖国旧时留下来的日历，就只见迷雾的云端里，荡漾着一个

公园的月亮。这向晚的寂静使我勾引起多少记忆回想！我不会流泪叹息，为的我再也不准我自己变得那样懦弱。我了然明白我的志趣，我从来只允许我使自己的志趣变得更其刚强。可是，当我站在那迷糊的月色的初冬的黄昏里，穿过了我那一层刚强的意志：怅惘怅惘——我不可制止地有一份轻微的怅惘！

十六 九月二十九日

上月二十九日我搬了屋子。搬家真麻烦，费钱费精神费时间。这儿的房租不贵，房间很大，一切还过得去。我希望能够在此住得安心。这几天生活渐定，但是身子却不大舒适起来，虽然不能说生病，可是真有些病意。没有食欲，倦困无力。大概一半由于气候，一半由于饮食。这儿气候较寒，所以我屋子里一到下午五时，就已生火。

昨天因为钱用完，到邮局去领三镑钱。因为每次只能领三镑，前后必须隔十四天再能领一次。邮局给了我三镑，却将我的存折收了去，因为要寄到伦敦总稽核处稽核。在邮局里存钱，就这一

点不便，因为每次领钱，却要经总稽核的手稽核一下。这存折说过了四天即可从伦敦寄还给我，但是存折邮局收了去，却并没有给我什么收据。英国是一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一切都靠习惯的遗传。这种情形在我们觉得就有些不妥，因为万一我从此收不回这个存折，我有什么法律根据向邮局索取呢？

今天到此地的警察局登记，将护照带了去，交两张二寸照片，付一先令登记费，即算完事。按照英国规矩，一个外国旅客到了英国，在三个月之内必须到所住的地方的警察局去登记，过了三个月不去登记，便须受罚。据说在上岸查护照的地方，查护照的官吏会得通知你的，但是我这次在杜佛上岸，查护照的时候，他们的确没有通知我。

在英国，每搬一次家，也要到警察局去登记，据此间爱丁堡的规矩，搬了家必须在三天之内去登记，否则查出后也要处罚。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欧行杂记

页数=136

SS号=13415403